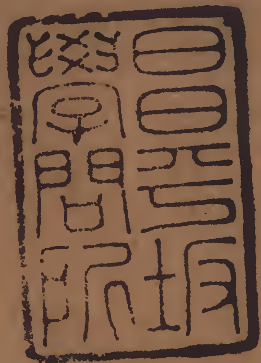


春秋叅義



春秋

胡傳四終

昭公

定公

哀公

九經補註

共二十本

十之二

庫	文	閣	內
三		一	漢
函		七九五三	書
九	=	冊	類
葉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7953
冊數	20 ( 17 )
函號	276 19





春秋卷之十

胡傳原本姜兆錫參義

昭公 名稠襄公子母齊歸世子野同母弟也在位二十五年孫于外八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諡法威儀恭曰昭

昭

淺草文庫

庚景王十四年元年 音平十七齊景七衛襄三蔡靈二鄭簡二十五曹武十四陳哀二十八杞文九宋平三十五秦景三十六

楚邲救四年 吳夷昧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文成襄之書即位上無稟而內猶有承也襄公薨世子野立以毀卒而立母弟公子稠是為昭

公其時穆叔言公有童心不可立然則公受誰之命以立而亦書即位乎胡氏謂其書即位者有子野之命矣是亦有得于正始正終之義也春秋比事屬詞之書學者當以是推之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

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齊惡公作石惡招音詔虢鄭地。公子招曰陳侯之



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公丁者其本稱也。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是會尋宋之盟也。宋之盟楚人先歃。若狎主諸侯是會宜晉為先。而楚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晉許之。若楚重得志矣。然春秋每書必先趙武。而聖經戎夏之大閑灼然矣。

三月取鄆。鄆音運。莒邑。傳謂季孫宿伐莒取鄆。而經不書卿。主名也。或曰季孫宿伐莒取鄆。莒訴于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齊盟請戮其使。叔孫豹晉人以豹為賢而免之。不書宿伐莒取鄆。蓋不悉書為內諱也。曰非諱也。凡書內取雖公不諱。况臣主之乎。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廉反。鍼何以奔。按左氏秦后子有也。然則其書秦伯之弟何也。鍼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秦伯之弟者罪累上也。春秋以義方之教望人父。以翁合之樂望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况兄弟乎。大舜之于象。周公之于管蔡。道不同而道同。故稱秦伯之弟罪累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悼公卒子莊公穿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鹵音魯。大鹵晉地。今太原晉陽縣。晉自厲公敗狄于交剛。悼公以來狄師不出。至是再書敗狄何也。晉彌衰也。敗狄之為衰何也。悼公之伐戎也。魏絳諫曰。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母乃不可乎。公聽之以和戎。而伯業復振。悼公卒。平公復事于狄。而伐鮮虞。滅陸渾。相繼不息矣。周宣王之北伐也。詩人美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太原在禹服之內。狄來侵而攘之。不窮追也。今以狄為事。又毀車崇卒。詐誘而敗之。豈所謂王者之師哉。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先言齊無知弑其君。後言齊小白入于齊。先言莒人弑其君。後言莒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弑之辭也。先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甯喜弑其君。先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弑其君。與弑之辭也。辭在前後。罪有大小。故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忽氏以國則笑。不稱鄭。羈氏以國則赤。不稱曹。國無二君也。



下文氏展與以國去疾曷為以國氏之乎展與與弒君去疾因齊人莒以討弒君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然則展與方踰年去國而不稱爵例也其與乎弒君而無特貶之文何也非無特貶也經予去疾之能討賊則展與為當討之賊矣庸待再貶乎

叔弓帥師疆郟田書疆田特文傳云因莒亂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九倫反邾敖卒兄靈王虔立虔即公子圍。按邾敖麇卒左氏謂圍弒

之而縊則經何以書卒也書卒明非弒也左氏以迹附之也其附之之迹何也圍聘于鄭禮不得逆命而反即聞君疾欲問之待請可也既不請而反矣又為赴于諸侯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則志于為君耳其時公子比出奔晉而其後慶封又為言以聞于會是皆附之之迹也况其初與夏盟緝蒲為官設服離衛中國大夫皆知其僭于王乎然則何以知其非弒也宋祖將崩晉王侍疾固有燭影斧聲之疑矣既即位輒改名晃又不保其皇弟及太祖之諸子故或者以弒疑之而晉王之非弒史固知其誣也令尹圍未即位而逆使命將即位而假赴書方即位而公子避其嫌久在位而逆臣揚其醜其篡逆可見而經無弒文也楚子果弒春秋史官猶信吾未見楚之檇杌魯之春秋而皆無晉董狐之筆齊大史之簡也况聖經乎程子云以傳考經之本末以經定傳之是非况弒君大故尤人綱人紀之所係而經顧不直道而行之乎圍斬嗣攘位罪固不待言而其不得驅經從傳而目為弒也亦明矣餘見襄七年鄭伯髡原哀十年齊陽生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義已見上

辛景王二年晉平十八齊景八衛襄四蔡靈三鄭簡二十六曹武

酉五年十五陳哀二十九杞文十宋平三十六秦景三十七

楚靈王虔元年吳夷昧四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傳云來聘且告為政也是行也起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嘆曰周禮盡在魯矣

夏叔弓如晉傳云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黑何以殺禚國也按左氏駟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楚爭室又將作



亂去游氏而代其位。故子產因其疾作使吏歷數其罪，速之死。黑遂縊而尸之也。然黑則有罪矣，初畏其強不之討也，乘其疾而幸勝之，則亦殺之不以道矣。凡稱國以殺，累乎上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如朝乃復六條始此。前此如朝無書復者，書至河乃復何也。

按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乃還。舉動人君之大節也。國君死不相奔喪，况其夫人乎？况并非夫人乎？禮正于未動，至河而見卻，祇自辱也。然則晉辭為得禮乎？非也。是時晉執齊陳無宇于中都，固謂少姜數于守適而齊使之不恭也。夫小國將惟大國之令是聽，若非伉儷也，齊請陳無宇之罪，將何以令？苟有二命，又何以為盟主乎？若以此告文伯，晉將謝過之不暇，其何敢不納？公習儀以亟而既不能守其經，又不能適其變，其及也宜矣。然則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繼書季孫宿如晉，又何也？公還宿乃如晉致禭而昭公失國之萌，季孫專國之勢，晉人比下之迹，皆不待詞而見矣。

景王三年，晉平十九，齊景九，衛襄五，蔡靈四，鄭簡二十七，曹武十六，陳哀三十，杞文十一，宋平三十七，秦景三十八。

楚靈二，吳夷昧五。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成公卒，子悼公寧立。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高氏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為之國也。而卒以流播終，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義見四年。

北燕伯欵出奔齊。北燕伯何以奔也？按左氏：燕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外嬖，燕大夫比以殺外嬖，公懼而奔齊也。然則其罪誰歸也？曰：均罪也。自臣而言，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以嬖寵欲去其大夫，而大夫遂相比以殺其外嬖，脅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何異哉？是乃罪其臣也。而自君而言，大夫者君之貳也，以公心選之，則不可私以誠心委之。則不可疑以隆禮待之，則不可輕以直道馭之，則不可辱而信讒佞以棄陪貳，其視晉厲之殺三卻立胥童而弑于麗氏，衛獻之蔑冢卿信左右而奔于夷儀，亦一耳。是則罪其君也。春秋凡書君出奔之文，或罪君，或罪臣，或君若臣皆罪焉。學者因事以

昭公



考庶矣乎。

癸景王四年。晉平二十。齊景十。衛襄六。蔡靈五。鄭簡二十八。曹武亥七年。陳哀三十一。杞文十二。宋平三十八。秦景三十。

九楚靈三。吳夷昧六。

春王正月大雨雹。大雨雹三條止此。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有大變何其亟也。按左氏其時申豐嘗誦言于朝。咎藏冰之失矣。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固古者本末備舉。燮調之一事也。而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凄苦之變。雷出不震。無災霜雹不亦誣乎。是必人君遇災而懼。以禮為國。慎其政令。而後災可禦也。不然雖合于豳風七月之詩。抑未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申楚縣。會十有二國。首楚子而為主。終莊而辰陵之會。惟二國是從。楚虔篡麋以立。而求諸侯于晉。許之中國十二諸侯從之。何其熾耶。夫春秋篡逆之賊。內而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是也。外而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內外皆不能討。而與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侯會于平州是也。受賂以免其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要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如是會者是會也。以荆楚始淮夷終。其時執徐子。圍吳朱方。遷賴于鄢。滅陳若蔡。中國畏之者。則謂晉楚惟天所授。不可與爭也。又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又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王法不整。而夏變于戎。其尚得為世道乎哉。夫春秋之法。以義立命。而不委于命。當時相從在會。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而變于戎而不校。若順乎天。以自存。初未一知此義也。春秋大書特書。而聖人扶持世教之心。與責備賢者之義。具見矣。

楚人執徐子。陳氏曰。戎狄相執。不志為中國危之。故志之也。文書執徐子危之也。自宋之盟。中國無會。越九年。而十二國皆受命于楚。執徐子將以威中國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因申會以伐吳也。不

言鄭徐滕小邾宋者不在列也。

執齊慶封殺之。楚子欲行伯為齊討。崔杼之黨而殺之也。汪氏曰。執宋公而不書。楚執分其惡于諸侯也。討齊



慶封而不書楚討移其善于諸侯也。若曰不使楚虔得以竊討賊之名也。

遂滅賴

賴公穀作厲小國也。書遂滅賴猶書遂滅偃陽也。齊桓用夏攘戎侵蔡遂伐楚遂事之正也。晉悼用夏尊戎會吳遂滅偃陽楚靈用戎至夏伐吳遂滅賴皆遂事之不正也。經言滅而傳言賴子面縛銜璧楚子解縛受璧遷賴子于鄢蓋文有詳畧與啖氏謂傳誤也。

九月取鄆

前書莒滅鄆矣今不書伐莒取鄆而直書取鄆者經猶目以國也。鄆以莒為後有滅之道而國如故也。書滅鄆以著殄宗之實書取鄆以著亡國之實而義並行不相悖矣。故春秋謂之化工。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叔孫僑如之弟是為叔孫穆子卒。庶子仲王嗣一名舍亦名媯是為昭子。甲景王八年。晉平二十一。齊景十一。衛襄七。蔡靈六。鄭簡二十九。四十年卒。楚靈四。吳夷昧七。

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音捨。書軍二條止。書舍軍特文。襄十一年始立中軍而為三軍。至是舍之何也。初作三軍。

三家各分公室季氏盡征之不入公而叔氏則以半入公也。孟氏則以其四之三入公也。蓋十二分其國之民五分歸公七分歸三家公室已卑矣。及其舍中軍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隨時有獻于公公室益卑矣。軍政國典之大乾綱軍政之本。遞書其作與舍而昭公孫齊定公無正皆必至之理也。于是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亦微矣。故經書之以為後世不臣竊國者之戒。

楚殺其大夫屈申

按傳楚子以屈申為貳乃殺之也。其稱國殺何也。劉氏曰凡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楚人讐

吳而疑屈申之為貳也。

公如晉

汪氏曰昭公未奔以前如晉凡七而至晉見止者一。及河不至者五。惟此年晉平稱其善于禮得善往返耳。然猶以莒人之愬幾不免于執辱。蓋公習儀而不知禮之本。此文叔齊所深譏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大夫牟婁防茲莒二邑也。邾庶其以漆閭止來奔不書及。此何以書及庶其之漆閭止皆私邑也。牟夷之牟婁為公邑防茲乃私邑也。書及者公羊謂不以私邑繫公邑也。公邑為大私



邑為小穀梁謂以大及小也。人臣并以公邑奔，則牟夷之罪加庶其一等矣。餘並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家氏曰：庶其牟夷，邾莒之盜。季孫宿魯之盜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晉，牟夷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乘君之出，招納叛人，叛邑以為己私，不曰魯之內盜可乎。汪氏曰：三叛之受，皆非魯君之意。後黑肱來奔，乃昭公已孫定，公未立之時。蓋水流濕，火就燥。季氏叛君，是以納叛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扶粉反，蚡泉魯地。○莒來討，叛而敗之也。張氏曰：晉人方以

莒訴欲止公，而三家受莒叛，又敗莒師，會不顧君辱與伯討也。大夫之專可見矣。

秦伯卒。

景公卒，子哀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見經始此。○伐吳諸侯皆得

稱爵。越始見經，而與徐亦皆得稱人，何以褒之深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而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何哉。楚以諸侯伐吳，師出有名，而徐越皆從，雖進而稱人可也。且劉敞有言：吳楚徐越雖比于戎，非錮之也。吳秦伯之後，楚祝融之後，徐伯益之後，越大禹之後，其始皆以上世元德顯功，封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徒以僭王猾夏，故春秋比諸國于戎狄耳。是以上不與中夏等，下不與外譯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之意也。

乙丑九年

六年

晉平二十二，齊景十二，衛襄八，蔡靈七，鄭簡三十，曹武十九，陳哀三十三，杞文十四，卒。宋平四十，秦哀公

○元年楚靈五，吳夷昧八。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文公卒，弟平公郁釐立。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傳云：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合比何以奔也。按傳：寺人柳有寵，世子佐惡之。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



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于時華亥欲代為右師從為之徵遂逐合比而使亥代之也夫宋平寵信闍寺前則殺嫡立寵而父子之恩絕今則逐忠用佞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家亡國亦可畏矣後世不鑒而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者何哉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

楚遠罷帥師伐吳

罷音皮字子蕩楚令尹○此楚使遠洩伐吳救徐而遠罷代之也按傳吳敗其師于房鍾子蕩歸罪于洩而殺之經書遠罷伐吳而不書殺洩何也乃以明洩之不當殺也許氏曰敗楚師非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遠罷伐吳以正之

冬叔弓如楚

如楚止此一傳云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此齊景如晉請伐北燕以納簡公也不書納者北燕有君齊景受賂而還也

丙景王七年

晉平二十三齊景十三衛襄九卒蔡靈八鄭簡三十寅十年一曹武二十陳哀三十四杞平公郁釐元年宋平四

十一秦哀二楚靈六吳夷昧九

春王正月暨齊平

平一也而昭平齊書暨定平齊平鄭皆書及何意乃齊請于魯不得已而許之也故曰暨至定八年魯再侵齊結怨大國其非道明矣此其平乃魯悔悟請于齊而欲平也故曰及平者講信修睦聖人之所與然介恃強戎不得已而應之則其視棄怨修好而發于中心之誠者別也考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

朝楚二止○傳謂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于晉而不納又迫于強令而朝楚其卑辱甚矣

叔孫舍如齊涖盟

許氏曰始與齊平而結好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春秋昭公

卷一

八



九月公至自楚越七月乃至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季武子卒子紇嗣是為悼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丁卯景王十八年晉平二十四齊景十四衛靈公元元年蔡靈九鄭簡三十二曹武二十一陳哀三十五卒杞平二宋

平四十二秦哀三楚靈七吳夷昧十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招音詔○陳世子何以殺也按傳陳哀公元妃生世子偃師二妃生

公子留二妃嬖屬留于司徒招與公子過招見哀公有廢疾殺偃師而立留哀公亦恚而自殺則招實有罪矣而書陳侯之弟

招以累陳侯何也尊賢者親親之本招以公子為司徒親則介弟尊則叔父所謂貴戚之卿也其不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與過賊殺偃師致寇敵而覆宗社者則陳侯不擇親之賢者加尊寵以儀公族而徇私愛于不令之人也故書陳侯之弟正其本而交貶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哀公卒留立留奔楚靈滅陳至十三年楚平復封陳

叔弓如晉傳云賀虎祁也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于徵師何以殺也按傳陳使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而公子勝訴

國故于楚楚人乃執而殺之也劉氏曰惡陳公子招而殺于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此留為招所立楚將討而奔也未成其君而稱公子猶衛取楚比之稱公子也高氏曰偃

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別嫡庶也蘓氏曰留既為君不稱陳留何也留立于招耳與凡未成君者又別也

秋蒐于紅書蒐五條始此紅魯地沛國蕭縣西紅亭是也○書紅亦言非其地也蒐春禮也周正之孟秋為夏正之仲夏

又言非其時也是月大雩旱既太甚矣更非其歲也抑考左氏是時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而紅之蒐自根牟

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所以耀武爾故桓莊之狩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聖人蓋傷之也是蒐傳言大蒐而經不言大者

有漸之詞也凡亂臣之竊國也必先為非禮以動之而後轉而日甚昭公至是亦昧于履霜之戒甚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過音戈。○過何以殺。傳稱招歸罪于過而殺之也。胡氏曰。稱人以殺國亂無政。

衆人擅殺。非討賊之詞也。蓋招實謀殺世子。孔奐行之。招歸罪于過而殺之。春秋書招殺世子于前而爰書定矣。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孔奐。招之黨。○

楚師至。乃治招。與善矣。然放招而殺奐。亦非平也。徐氏曰。楚莊入陳。先書殺孔寧。儀行父。而楚靈滅陳後。書放公子招。殺孔奐者。彼以行義爲心。此以滅國爲心也。

葬陳哀公。

戊辰 景王十九年 晉平二十五 齊景十五 衛靈二 蔡靈十 鄭簡三十

楚靈八 吳夷昧十一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按傳。叔弓及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而不書三國何也。註謂楚子在陳。四國

大夫往。不行會。故不總書也。王氏曰。內朝聘。皆言如。今楚子在陳。不可言如陳。故以會爲文。陳既滅矣。而書會于陳者。春秋不與楚滅陳也。故上書葬陳哀公。下書陳災。此書叔弓會楚子于陳。皆以存陳也。

許遷于夷。

夷一名城父。本陳地。楚遷許于此。○或問許四遷。葉于葉。其後專意事楚。至是鄭僑爲政。四鄰畏之。許欲避鄭。而楚方滅陳。故使棄疾遷之也。

夏四月。陳災。

按經例。外災告則書。弔則書。今楚已滅陳。夷于屬縣。而使穿封戍爲公。必不遣使告亡國之災。而諸侯亦

無所弔可知矣。何以書于魯史乎。蓋當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歸語陳故而書之也。聖經與滅國絕世體。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而異于孤秦罷侯。置守私一人以自奉之意。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矍如齊。

矍音攫。○杜氏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修盛聘以無忘舊好也。高氏曰。此暨齊平之故也。

冬。築郎囿。

家氏曰。桓四年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復築爲囿。始猶以爲講武之場。今特以爲游觀之所耳。

己巳 景王十年 晉平二十六 卒 齊景十六 衛靈三 蔡靈十一 鄭簡三十四 曹武二十三 陳滅 杞平四 宋平四十四 卒

春秋昭公

卷一

九



秦哀五楚靈九  
吳夷昧十二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義也

此欒施與高彊伐公以伐陳鮑既敗而出奔也高氏曰不書高彊非卿故也方通聘而受其亡臣非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夫季氏

之舍三軍也四分公室季擇其二仲叔各一至是季為主將叔仲各率一軍副之三軍固在也傳稱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而經不書取書用畧其文為內諱也周公饗義臧文仲猶嘆之况聖人乎

戊子晉侯彪卒

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庚景王十午四年

十有一年

晉昭公夷元年齊景十七衛靈四蔡靈十二殺鄭簡三十五曹武二十四陳滅杞平五宋

元公佐元年秦哀六楚靈十吳夷昧十二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諸侯之屬相殺三條始此。殺何以稱誘也按左氏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般于申執而殺之也般本弑父弑君當討之賊殺之疑若無罪而春秋特書其誘而貶稱名何耶般弑君父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戎狄而莫覺也若以義討執大憝聲其惡逆謀于蔡衆置君而去此自古征討暴亂之義雖遲之又久而行之不為晚矣今虔本圖其國非以討賊舉也而又挾重幣誘而殺之可乎傾危成俗近者平王以是殲戎而遠者商君以是給魏秦人以是劫楚此類不可勝舉聖人為是深惡特書而名之也後世借誅討為名而用詐取國蓋有鑒于春秋垂戒之旨乎

春秋昭公

卷十

七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歸胡姓襄公夫人昭公母也

大蒐于比蒲書大蒐四條始此比音毘比蒲魯地也。蒐于比蒲猶書狩于郎于禚蒐于紅于昌間之意也。書五月蒐猶書夏秋冬蒐于紅于昌間于比蒲冬狩于禚之意也。前此不書大蒐今書大蒐何也甚言諸臣之無君且無王也。上言夫人歸氏薨此言大蒐于比蒲何也甚言昭公之無親與諸臣之無君也甚言諸臣之無君何也昭八年傳言大蒐于紅革車千乘可謂大矣然經不書大蒐者大而末甚大也。按費誓魯人三郊三遂郊猶鄉也一鄉萬二千五百家一遂亦如之是三鄉三遂之數共七萬五千家也。家可用者三人或二人軍賦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王六鄉六遂凡十二軍而征伐惟六軍大國三鄉三遂凡六軍而征伐惟三軍是三軍之數共三萬七千五百人也。軍乘之數每兵車一乘副以輜車一乘共百人是三郊三遂之軍乘共七百五十乘而征伐則用七十五乘也。而田與追胥竭作三郊三遂正羨皆出共十萬七千五百人是其甸乘之數凡千八百七十五乘也。甸乘千八百七十五君用之則大而不嫌其大臣用之則大而不堪其大矣。故紅之蒐革車千乘其意幾不知有君而猶不以大書若書大蒐則凡其增而繼作者盡用之而其意全不知有君矣。故曰甚言諸臣之無君也甚言

無王又何也。以大夫而擅諸侯之軍賦謂之無君。以大夫而天子之軍禮謂之無王。春秋之世凡天子所用歌雍舞佾之屬其始以諸侯僭之。而其後至以大夫僭之。故桓六年特書大閱以諸侯而用王教大閱以狩之禮不可言矣。昭十二年以後連書大蒐以大夫而用王教振旅以蒐之禮顧可言乎。蓋其軍賦已專擅于諸侯而其軍禮直闡于天子也。故曰甚言諸臣之無王也。甚言昭公之無親與諸臣之無君又何也。禮喪不貳事曾君有重喪而貳之乎。君有三年之戚而國不廢一日之蒐。臣蔑其君而習之。君聽其臣而行之。君臣母子之道不可問矣。故君在喪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者。雖身從金革而無避可也。徐夷並興而魯公厲兵于東郊。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于夾寨。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于高平。皆是也。其非寇臨于疆。凡蒐狩講習之屬皆有其廢之。莫敢舉也。喪不貳事不從兵革及喪三年不祭之屬皆是也。故曰甚言昭公之無親與諸臣之無君也。通于春秋之義者能酌乎天理人心之安而無敢為壞法亂紀之罪。王侯之分。君親之極。庶其不至于泯滅乎。

仲孫矍會邾子盟于祿祥祿子鳩反祿祥地。闕左氏曰修好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



人于厥慙也。厥慙公羊作屈銀地闕。按左氏會于厥慙謀救蔡能為盟主荀吳固恥之矣而猶序諸國之卿不加貶視扈之盟澶淵之盟義例為寬何也文十五年晉靈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畧而不序者始謀討齊逆而卒乃受齊賂也襄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徒謀救宋災而不能討蔡逆也夫以義始而以賂終亡義利之分急其小而忘其大失重輕之別義利不分為不仁重輕無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欲救蔡而力弗及焉非其比矣凡此乃春秋明義利審重輕而以恕待人之意也况書楚圍蔡于前楚滅蔡于後則諸侯謀救而不能救者其責又自不可掩乎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也齊諡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未成君稱世子特文書執

以歸二條止書用二條止。內書伐書入而以其君來外書伐書敗書滅而以其君歸者皆服而以歸也易詞也楚既滅蔡以其世子有歸可矣乃書執以歸者未服而強執以歸也非易詞也有抗圍八月雖國滅無降服之狀楚強執以歸而遂虐用之也然則有嗣位未踰年不稱子而稱世子何也虔誘殺蔡般遂滅其國世子于父之喪不斂不葬義不共戴雖主其喪未立其位故止稱世子而不稱子也世子繼世有國之稱父讐未釋與民守國效死至于力屈就執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辛景王十有二年晉昭二齊景十八衛靈五蔡滅鄭簡三十六卒曹武二十五陳滅杞平六宋元二秦哀七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高偃高侯之孫陽左傳作唐即高唐燕別邑也三年北燕伯奔齊六年齊景欲納不果至是始命偃納之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簡公卒子定公寧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定華椒孫○傳云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傳謂莒愬于晉而辭公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作然。熊何以書國殺也。按傳楚子謂成熊若敖之餘也。遂殺之家氏曰。虔信讒以

殺無罪。故以累上之詞書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慙即子仲。慙何以奔也。按傳南蒯謀出季氏使慙代其位。而以費為公臣。慙許之。

固告公而從公出矣。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慙聞費叛遂奔齊也。

楚子伐徐高氏曰。徐吳之姻國。楚人疾吳。遷怒于徐而伐之也。

晉伐鮮虞鮮虞姬姓國。晉舉號之義未詳。據胡傳劉氏薛氏皆謂其偽為假道會齊。因不備而攻之。以戎狄之道

攻戎狄。故狄之也。張氏亦謂其報復不已而狄之也。蘇氏謂楚滅陳蔡。晉方居鮮虞。棄諸侯而不之救。故以狄書也。陳氏謂晉主夏盟。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其狄晉者深絕其無中夏之志也。楚虔猶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

以盟中夏。而晉連年有事于狄。與鮮虞其後吳入郢。越入吳。猶圍鮮虞也。故狄秦狄鄭而終狄晉也。今合三案推之。亦皆未安。惟杜氏謂為闕文者得之。

壬景王十有三年晉昭三。齊景十九。衛靈六。蔡平公廬元年。鄭申六年。定公寧元年。曹武二十六。陳惠公吳元年。杞平七。宋元三。秦哀八。楚靈十二。弒吳夷昧十五。

春叔弓帥師圍費此南蒯以費叛如齊而圍之也。費家邑也。命正卿為帥。舉大眾圍之。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

弱也。聖經不云乎。惡于下。毋以事上。惡于上。毋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惡于下者事上。而不忠于君。以惡于上者使下。而不禮于臣。而南氏遂為此釁。則不知以均和之道絜諸己之過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書圍費者。著其實而使

之反求諸己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靈王弒比立棄名居。是為平王。比書楚公子。又書自晉歸于楚。明有次及可立之義。而書弒其君。則罪其立之不以正也。虔篡國以立。至是

疾殺比代立。改

昭公

春秋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八年矣。按傳楚師伐徐，度次于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主方城之外，觀從率羣失職之徒，以棄疾之命召比于晉。既至，脇比而立之。凡以比為可立也，而觀從之徒，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則弑度者初非比，且度篡君自立，比奔晉。凡十三年，比歸而度縊于棘圍，則比又未嘗一日北面為之臣也。然而經書比弑其君度，則罪其立之非正也。凡臣去國而君不以其臣為臣，則晉于欒盈是也。臣亦不以其君為君，則公子鱣于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是即為之臣矣。比奔晉，晉人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楚亦未嘗錮比。如晉之于欒盈，而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于衛也。安得以為非其臣而怒之耶？或乃謂度弑莫敖比，乃討之而非弑也，則說益舛。經書楚子麇卒，則謂麇為弑，本傳之譌說，即使弑逆當討，比在晉十二年，晉伯雖衰，猶有厥懋之會，救蔡之謀，而比十二年中，其告天王而請方伯者，絕未之聞也。則無伸討之志，而以君視之者久矣。安得恕其弑君之罪，而許以討賊之大義乎？然則不黜其公子，而不貸其弑君，聖人精于邪正之辨，與輕重之衡，于此可見。而昭元年書麇卒之不得譌為弑也，亦觀本條之義而益明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公羊殺作弑非。○棄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其不書

公子棄疾弑其君比，而書殺公子比，何也？以例言之，比未踰年未成君也，而以情言之，比歸自晉，觀從假棄疾之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之眾，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王，則王其去就，行止遲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棄疾初未嘗主之也。安得以君比而又弑比之罪加之乎？然則比可殺與，又何以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而不書楚人殺比也？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黑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而比初非棄疾之可殺而代矣。春秋不書楚人殺比，而書法如此者，蓋棄疾使人周走于國中，而逼比使之自殺，其意在于代比而非討之也。凡聖人懷惡攘國者，亦無所隱其情，而逃其罪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平止。平止，衛地也。平止，何以會也？按左氏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益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為此會也。然晉合諸侯由是止，鄆陵之後，參盟復作，晉不得為盟主，而經無貶詞，則何也？曰：不待貶也。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國，在宋之盟，爭長先歆，及虢之會，仍讀舊書，嗣是申之會，遷賴縣。



陳滅蔡相繼而作此乃諸夏沉淪恐懼修省之時而其君不倚于法家拂士以德修政其臣不急于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內不固夏盟外不銷戎敵徒施施然安于不競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也二伯之業不可問矣乃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車耀之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經書是會而殷鑒見于言表無待貶矣况盟會同地而下文書重詞複深以致其貶乎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書同盟明劉子與盟猶柯陵之義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書之重詞之復其

中必有大美惡焉是盟乃深貶之也楚棄疾立中國懼楚而同盟或蓋以為善之矣而謂深貶之何也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日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眾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是蓋徒以威諸侯也又辭諸魯曰寡人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南蒯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眾間其二憂何求弗克請君無勤是又徒以威魯也夫盟非春秋所貴然其中定人道之大倫備天子之明禁信相孚而無疑誠相格而不叛以載書詞命爭約于大神而不敢越者多有矣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威懾眾又信戎蠻之訴絕兄弟之勳以逞憤而問憂如此盟者也流及戰國強眾相誇同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會是以為善乎詞煩而不殺則深惡其競力不道為後世鑒也

公不與盟

臣子之與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與盟亦可恥矣曷為直書不隱也晉至此

盟矜兵甲之威肆矜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朝之老以中國同備蠻服之雄而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蔑如矣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經內恥必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聖人推原其本自反而縮雖晉國莫強彼以勢我以義夫何歉乎直書無隱示後世反身循理之道其垂訓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凡執稱人皆貶也自文以來三家專魯季為罪首而宿及意如其尤也執之何

以貶乎晉人若按邾莒之所訴究南蒯子仲所由叛告諸侯請天子以廢之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下其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利而不在義也豈執之正乎稱人罪晉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吳何以歸也楚虔遷六小國于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蕩



疾卽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于是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也稱侯者位其所固有而稱歸者國其所宜歸也亡世子之子而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之專封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滅于虜而諸侯不能救封于棄疾而諸侯不能與將以南蠻制中夏乎聖人制春秋爲後法其義以公天下爲心與滅國繼絕世而內華外狄之防必謹焉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葬蔡靈公

般見殺于楚已三年矣至是廬歸而葬其祖是不但世子有爲孝子而蔡侯廬又爲慈孫也據

事直書而義見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按傳荀吳謂韓宣子執其臣而朝其君不如辭之乃辭公于河也餘見十五年如晉

吳滅州來

州來近楚小國楚取以爲附庸今吳伐之以封季子之後且以遷蔡也

癸景王十

十有四年

晉昭四齊景二十衛靈七蔡平二鄭定二曹武二十七年卒陳惠二杞平八宋元四秦哀六

楚平王居元年吳夷昧十六莒著止十四卒

春意如至自晉

至意如猶至單伯與媾也其得至何也按傳子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

國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于晉乃歸季孫而書至也始執之爲邾莒之乏供終歸之慮齊楚之改事喜怒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自上年平王之會衆有二志諸侯解體者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十有八國之君咸聚又以賄敗于是外攜內叛益不復振矣利之壞人國家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伯滕卒

武公卒子平公須立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著正公卒子郊公立是冬郊公奔齊著正之弟共公庚與立卒自外錄者也莒來赴故

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不往故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邾滕杞曹諸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今莒何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莒嘗訴其疆鄆取邾之罪于方伯而見執矣蓋爲是怒莒而獨不會也夫怨不棄義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衛宣公



卒初不絕慶弔之禮也。以此見意如之恣亦甚矣。然意如傲狠自用，敢修怨于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其殺何也？按傳：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于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鐸因與蒲

餘謀曰：子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蒲餘侯殺意恢，郊公奔齊而鐸乃逆庚與于齊而立之也。書國以殺何也？郊公居喪不戚，國人不順而欲廢之，固足見天位之不可倖，而民彝之不容昧矣。而蒲餘侯與公子鐸之徒，祇用私意賊君，以及其臣，抑豈所謂發于天理，人心之正者哉？經于莒子廢立，沒其文而意恢書國以殺，其示人盡所以為君為臣之道者深以至矣。

甲景王十

十有五年

晉昭五，齊景二十一，衛靈八，蔡平三，鄭定三，平莒共，公庚與元年。

十楚平二，吳夷昧十七。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夷末卒，子王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去，上聲，弓，卒，叔，張嗣，有事武

宮而叔弓卒，何以去樂卒事也？按左氏其時叔弓泄事籥入而卒，乃去樂以卒事也。宣公有事于太廟而仲遂卒于垂，則書猶釋以譏之。今書去樂卒事而無譏詞，何也？禮君當祭，臣卒不告，告即不得釋。曾子問：篇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卒者。檀弓：篇衛之太史柳莊疾，則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以告大夫之喪，祭而以告變也，非正也。禮莫重于當祭大夫卒而以告，則內莫盡誠敬之心于宗廟外，難全隱恤之意于大臣。遂卒當祭而告，告而猶釋，皆非正也。若祭宗廟之時，臣泄事而卒，則非其比矣。夫泄事，臣固在廟也，不幸籥入而暴卒，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聞樂必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輕徹必不忍，故禮雖未有去樂卒事而不釋，可以義起也。經例宗廟之事，合禮則不書，苟合于義，春秋何書乎？此記大夫之卒而書其本末，且以明禮之變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于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能封之也。棄疾信之，使居舊國矣。

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讒之而出奔也。夫治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無極去蔡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蔽王聰而喪國紀，卒使吳師滄入，宗社幾墟，志朝吳出奔而讒人之為亂固可鑒矣。而朝吳處危疑之地。



不能忠信自任以杜讒慝乃無極詭以其下位為辱欲為之請而因以中其讒而不之覺也不亦陋乎學者亦可因以為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滅潞氏甲氏留吁及伐鮮虞皆用大夫為帥而稱人稱師之屬多貶文此則稱名

氏而不加貶何也凡行師而以殄滅為期者不仁以欺詐為事者不義今以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猶不至如其他賊仁害義之為厲也故稱名氏非褒也僅免于特貶爾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畧咸見矣

冬公如晉

傳云平王會故也吳氏曰平王會公不與盟大夫見執公往朝又不見納辱甚矣至此復往朝焉蓋畏大

國而不敢以辱為恥也

乙景王十

十有六年

晉昭六年卒齊景二十二衛靈九蔡平四鄭定四曹平二陳惠四杞平十宋元六秦哀十一

楚平三吳子僚元年

春齊侯伐徐

傳載伐徐而徐成邾莒會之亦云盛矣然齊桓伯而保徐齊景圖伯而凌徐其愧于前烈多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戎蠻子名嘉誘殺二條止此。楚子之誘殺一也。虔誘殺蔡侯般而書名棄疾誘殺

戎蠻子而不書名是失平也。蔡侯與戎蠻子之見殺又一也。蔡般弑父與君是宜討也而殺之者反書名蠻氏亂而無質其視般之罪則輕矣而殺之者反不書名是倒置也。然則或名或不名何也。自一事一詞而言則虔所誘殺者為戎狄侵中國棄疾所誘殺者為戎狄自相侵自比事屬詞而言則虔之誘殺與滅國執用相連而此之誘殺無所連也。此或名或不名皆義理權衡之極致也。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夏公至自晉

前年冬如晉何至是始歸也。按傳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五至河而不入兩

得見而被討辱而困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而致亨也。故困心衡慮而後作。徵邑發聲而後喻。此正生于憂患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句踐由此其選也。若復苟安不知自強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矣。諱而不書深痛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為葬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丙景王二十一年十有七年晉頃公去疾元年齊景二十三衛靈十蔡平五鄭定五曹平三陳惠五杞平十一宋元七

秦哀十二楚平四吳僚二

春小邾子來朝高氏曰二年小邾穆公來朝至是再朝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時昭子問官于邾子孔子因見邾子而學之孔子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戎猶信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凡滅皆不待貶而見甚則加貶矣林父之于潞氏士會之于甲

氏及留吁所滅者狄耳而林父士會皆貶而稱師稱人者以中夏為楚所凌晉釋不救而惟殄滅諸戎也今荀吳之于陸渾猶

潞氏甲氏也而舉其名氏不再加貶者何哉周禮九服之制戎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此土殆非膺戎狄別

內外之義也則凡滅雖貶而其視窮兵于遠虛內事外者則異矣故舉其名氏不再加貶以示天下後世戎不亂華與強不凌

弱之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大音泰。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孛星加之蓋變之見于王朝者亦亟矣舊以為後五

年景王崩王室亂之應也義見文十四年孛于北斗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楚地戰不書日特文。戰必書日獨此不日者兩戎相戰畧之也言戰不言敗

勝負敵也傳稱司馬子魚大敗吳而吳公子光復大敗楚是也夫楚威服天下本非吳可敵也惟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

賢才為敵所用馴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栢舉之戰國破君奔楚幾殆而吳日強矣故為國以得賢為本勸賢以去讒賤貨為

先而廣土眾民不足恃也考其本末其為後世戒明矣

丁景王二十一年十有八年晉頃二齊景二十四衛靈十一蔡平六鄭定六曹平四卒陳惠六杞平十二宋元八秦哀



十三楚平  
五吳僚三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平公卒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外災不曰此何以日四國同日而災其變大矣然則災者天主之乎非也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書焚室而寬其政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獨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則人事固勝于天矣且其初裨竈言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用瓊學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于產卒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亦不復火然則當國有令政而能以德消變吉凶禍福理有可移古人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有以哉

六月邾人入郟。郟音禹小國姒姓禹之後也按傳郟人藉稻邾人襲郟入之盡俘以歸郟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郟夫人而舍其女經書入約詞也凡書入者不待再貶

秋葬曹平公。于邾邾莊公反郟夫人而舍其女經書入約詞也凡書入者不待再貶

冬許遷于白羽。白羽楚邑一名析許向遷于夷矣十五年楚平王復諸遷邑許已自夷還葉經不書此又自葉遷也

戊景王二十有九年。晉頃三齊景二十五衛靈十二蔡平七鄭定寅十二年七曹悼公午元年陳惠七杞平十三宋元九

秦哀十四楚平六吳僚四

春宋公伐邾。傳稱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邾人襲郟盡俘之郟夫人宋向戌之女也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郟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故經書伐邾而畧其取邑亦善善長惡惡短之意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悼公弑世子止奔晉止弟斯立是為元公按左氏稱止奔晉而

公羊又稱止曰我與乎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哀毀未踰年而死而無止奔之文今考其義疑傳稱止奔為是與弟虺史及汪氏亦並作斯○傳稱許悼公癘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而經直書弑其君何也罪其不嘗藥而父以是死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慎疾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無敢忽也而况君父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

春火昭公

卷十

三



之止不擇醫而妄自用藥藥不先嘗而誤以進君是忽其君父而致父于死也自凡人度之世子弑君欲速得其位而止殆無此心也則直以弑加之而有不愛而自君子聽之子不嘗藥因致父于死而止難免于論也則不以弑歸之而有不得矣夫即其自言曰我與夫弑者則弑固非外加之詞而其出奔也蓋又必其時國中譁然騰沸止心報焉負罪而因以辭位而奔可知也蓋經例書人弑書國弑書闕弑之屬責在君而例寬而其中書名弑之屬責皆不在君而例嚴彼事與心皆暴于外者其弑無論矣若心積于弑而無其事者則聖人本其心以正其事如書趙盾弑其君不弑而實深于弑者是也若事合于弑而非其心者則聖人據其事而惜其心如書止弑其君不弑而難免于弑者是也舊說多以趙盾許止例皆不得稱弑謂弑君者不見經而盾復見經弑者不書葬而悼公即書葬也夫不討賊不葬非經之通例君弑不見經又非例也般弑固亦書葬而翬弑隱遂弑閔皆未嘗不見經安得遽謂恕之乎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不事齊故也傳稱莒子奔其邑之紀鄆齊侯使孫書伐而入之不書入畧詞也

冬葬許悼公

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何以書葬止奔弟立而葬之也公羊謂書葬者不成乎弑也書許世子止弑其君

買是君子之聽止書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非也夫赦不赦不係乎書葬不書葬也世子止及世子般弑君雖不討賊皆書葬而里克及甯喜弑君雖討賊亦不書葬不討賊不書葬非經之通例豈得謂書葬為赦止乎

己景王二十二年

晉頃四齊景二十六衛靈十三蔡平八卒鄭定

卯十三年八曹悼二陳惠八杞平十四宋元十秦哀十五

楚平七吳僚五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鄭莫公反公孫會子臧之子鄭其采邑也曹無大夫書公孫賢之也何賢爾

奔不言自書自宋南里出奔自蕭來奔其始皆入其邑以叛未有不為叛而直書自其邑奔者也為叛而直書自其邑奔何劉敞謂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于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也公孫以禮去國固賢矣况又為賢者之後乎子臧為社稷之鎮公子能以國讓而會為之後所謂或為之前或為之後

春秋昭公

卷一

三



也春秋之義善善及其子孫惡惡止其身賢者之後能為之後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而微子崇德象賢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裔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盜誰為也按左氏謂齊豹也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縶奪其官及其野邑于是乃殺縶書

豹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也胡傳謂宗魯也豹薦魯為縶驂乘魯知縶不義而不能去知豹將殺縶而又不能止聖人書斷此獄以罪之也或曰魯聞豹之亂既以身死縶矣今釋豹而歸獄于魯不亦頗乎曰豹之為不義也其為罪顯若魯欲周事豹而歸死于公孟也其為罪隱故琴張將往弔魯而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齊豹為盜而歸獄于魯猶趙穿為逆而歸獄于盾也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則大惡隱矣然則不直書孟縶而稱衛侯之兄又何也公羊謂目衛侯衛侯累也聽其兄為不義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貶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義見下年入叛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平公卒子朱立

庚景王二十

有二十有一年

晉頃五齊景二十七年衛靈十四蔡侯朱元

九杞平十五宋元十一秦哀十六楚平八吳僚六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書聘止此註云通嗣君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宋南里宋城內里華向何以奔陳且入

以叛也按左氏宋元公多私而惡三大夫三大夫謀曰亡愈于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且拘向勝向行于其廩公如華氏請弗許遂劫公取太子欒及其母弟辰公子地為質而各以其子質于公以盟公怒殺其質子攻之故華向奔陳既奔華費之次子多僚譖其兄羆于公曰羆將納亡人公懼使告其父羆之臣張句任翮遂劫其父以叛而召亡人故又入宋南里以叛也凡書入叛者入戚不言衛入蕭不言宋入晉陽入朝歌皆不言晉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蕭與晉陽朝歌皆其私邑若南里則宋國城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廬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



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奔平公弟悼公東國立。朱何以奔也。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王將圍蔡而立東國。蔡人懼乃出其君而立東國也。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止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云。晉將伐鮮虞而辭也。許氏曰。文三年。晉將伐楚。成三年。晉將伐咎廡如。公如晉皆未辭公也。况是年。晉實未伐鮮虞乎。蓋託以拒公耳。高氏曰。魯衰而朝齊。晉愈強。則往愈數。甚則往而辭焉。春秋蓋傷魯削滋甚而不能以義曰強也。

辛景王二十

巴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

晉頃六。齊景二十八。衛靈十五。蔡悼二。鄭定十。曹悼四。陳惠十。杞平十六。宋元

十二。秦哀十七。楚平九。吳僚七。

春齊侯伐莒

傳稱北郭帥師伐莒。莒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之。莒子行成。司馬黽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經不悉書也。舉大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華向劫君質太子。致君討而奔陳矣。又因華緇入據國都。以叛。此不赦之賊也。且其時吳師救華氏。幸齊之戍宋者敗之。殪吳二帥。而公子城又以晉師至。齊衛曹皆會。華豹張句之徒相繼皆殪。固宜內外協力。以伸亂賊之誅也。乃楚人助臣陵上。諸侯遽怠于救患。而固請逸賊也。何哉。故經于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救宋。皆畧不書其書。自宋南里出奔楚者。悲宋之不能討賊也。而楚之獎亂人。不待言矣。

大蒐于昌間

昌間魯地。昭公凡三書蒐。書昌間。猶書紅。與比蒲。非時也。書大蒐。亦猶比蒲。甚言無君且無王也。但蒐不在喪命。而軍政之本亡矣。屢蒐何為哉。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景王崩。子悼王猛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鞅叔弓之子。鞅之弟也。

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書王室亂特文。書居五條始此。周亂不悉書。子頽亂鄭

號討之子帶亂晉討之。經皆不書。今景王崩悼王立。子朝篡歷五年甫定。而賊猶佚。則天下無人紀矣。故書也。稱王室何也。王者以天下為家。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繼而與子。義當禪賢。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禮當繼子。故莊公始生。謹而書子。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繫于齊。凡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景王寵愛子朝。以孽侵嫡。本不正矣。春秋書子。同生于前。而記王室亂于後。所以為來世戒也。劉單稱子者。內諸侯例。書爵也。凡稱以者。師曰以。能左右之地曰以。能取與之人曰以。能死生之也。魯不以乎。魯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盆單。旗臣也。曷為以王猛乎。其稱以者。能廢立之也。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猛與句皆其母弟。禮無疑于當立。然王欲立度子朝。未果而王崩。故爭立也。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恃大臣而後定。故特稱曰以。而景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凡王失國不名。稱猛者未踰年也。又稱王者。猶稱鄭忽。曹羈。以國舉之也。稱居于皇者。易曰。王居无咎。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矣。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即邾郟也。以入再書劉子單子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

有美惡焉。劉單雖謀定王室。然其心實挾王以令諸侯。而功與過參者也。春秋性命之文。故再書以致勉戒之義。

冬十月王子猛卒

按經及左氏。並云王子猛卒。通鑑云。猛為子朝弒者。非子猛卒。母弟敬王丐立。上稱王猛。此

乃稱王子猛何也。凡猛稱王。皆以國舉之也。居入皆不稱子者。疑于君之稱。卒稱子者。未成其君之稱也。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王。故王始崩。嗣王即定位于柩前。明其已為王也。緣君之義。不可一年有二王。故未踰年。嗣王止居喪于廬內。明其猶為子也。王則書崩。子則稱卒。未卒則以已王位而疑于王。已卒則以未踰年。而成其王內嗣君已葬。特稱子不名者。優內也。外嗣君未踰年。或稱君不子者。重弒也。此仁之至。義之盡。而不可以一毫假焉者。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孰能修之。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壬敬王

二十有三年

晉頃七。齊景二十九。衛靈十六。蔡悼三。卒。鄭定十一。曹悼五。陳惠十一。杞平十七。宋元十



三秦哀十八楚平十吳僚八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傳云邾師還自離姑魯取其師晉討之而往謝也

癸丑叔鞅卒

鞅卒于詣嗣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稱行人明不宜執也

晉人圍郊

郊周邑。此子朝在郊而討之也。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

師圍郊經不書名氏又不稱師而但書晉人徵之也當是時天子蒙塵而晉以方伯勤王可謂共矣然不親奔問官守省視器具而始遣大夫往焉尊王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功罪不相掩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悼公卒弟昭侯申立。卒于楚何也高氏謂因朝楚而卒也朝不書外朝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奔齊納郊公。莒庚輿何以奔也按左氏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

人既患之又將叛齊故國人逐之來奔而齊人乃納郊公也夫得國失國仁與不仁而已不仁而甚則身弑國亡庚輿免死而奔莒耳書來奔惡之也郊公因在喪不戒見逐出入皆不書微之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微則從畧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

夏鬻

父晉甫雞父楚地夏鬻微舒玄孫。按傳吳伐州來楚令尹遣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經書敗曷不書敗楚師也

是時楚令尹死其師燬六國先敗楚師奔是以敗不書楚也諸侯師曷為畧而不序頓胡沈乃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之故約之也不言戰師未陳也胡沈二國書滅者君幼而狂役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與眾俱亡故以自滅之詞書亦猶梁亡自亡鄭棄其師自棄齊人殲于遂自殲也君死曰滅生得之曰獲胡子髡沈子逞滅死也韓原獲晉侯生也大夫生若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鬻死也諸國敗雖同而以君與大夫為序諸人死雖同而以君與大夫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故曰其事其文一也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天王居于狄泉

狄泉在王城東。居于狄泉言未得入王城也于時敬王居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王城謂之

西王書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



尹氏立王子朝

此周世卿尹文公圍立之也書尹氏立王子朝明不當立也王猛當立直稱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以王猛入于王城而不言某氏立王子朝庶孽奪正不當立者也故特稱尹氏立王子朝稱尹氏稱立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人名分所由立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學者豈可以常情測之哉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按傳為叔孫舍見執如晉也前此復不書疾今復書疾何也殺恥也公未遜以前如晉者七兩入朝一見止而四不得入斯可恥矣此書有疾明非晉拒而復以有疾復也殺恥也然則公恥乎有恥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立身行政以保其國家公內制于權臣外陵于方伯而不知憤恥其失國出奔死于境外則自取之耳聖人蓋傷之也

癸敬王二十有四年

晉頃八齊景三十衛靈十七秦昭公申元年鄭定十二曹悼六陳惠十二杞平十八卒宋

元十四秦哀十九楚平十一吳僚九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

孟僖子也

叔孫舍至自晉

內大夫執而書至三條單伯書字者大夫命于王而賢者也意如舍皆非命大夫意如專稱名而舍冠以氏者賢之也舍以禮立身而不屈于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于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強于為善舉國以聽豈有失國喪身之禍乎觀意如稽首于叔孫而叔孫以逐君責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叔孫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與故必以氏書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平公卒于悼公成立

冬吳滅巢

巢楚之附庸實邑之矣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也四鄰封境之守不能制則封境震

昭公

卷一

三



四境國都之守不能保則國都危此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而沈尹戌預知其將亡郢而憂之與春秋內失地諱不書外取滅皆書見人君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無以國矣况疆楚之滅于吳者乎

葬杞平公

甲敬王二十有五年晉頃九齊景三十一衛靈十八蔡昭二鄭定申三年十三曹悼七陳惠十三杞悼公成元年宋元

十五年卒秦哀二十楚平十二吳僚十

春叔孫舍如宋按傳宋元夫人生女以妻季平子舍如宋聘且為逆女也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

人小邾人于黃父

父音甫黃父晉地即黑壤○按左氏鄭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也獻子懼乃徵會于黃父以謀王室而趙簡子因令諸侯之大夫輸王栗具戍人將納王也夫以王猛之無寵草旗劉蚩之屢敗而敬王又初立子朝復有召伯奭南宮嚳甘桓公之黨疑若可驕然會于黃父比十國而諸大夫無異議是知邾不勝正火矣幽王晉獻之為父豈厭乎人心哉然則黃父之

會王事也而無美詞何也王室不靖方伯率羣侯以綏之固善矣而操縱乃自大夫且其時敬王謂之東王子朝謂之西王晉侯使泣問周故既逾年而後為會又逾年而荀躒趙鞅之師乃出不已偷乎故書天王出入而其間晉師克鞏不書此見春秋無毀無譽而為曲直之繩墨輕重之權衡也後世不知臣子分所當為之義而褒譏乃胥失其平矣

有鸛鶴來巢

書來巢特文鸛其具反鶴音欲○鸛鶴鳥名其性穴居巢則異矣况考諸傳鸛鶴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又素無此鳥乎地氣改乎南北物性異乎巢穴乃陰陽反常上下倒置之象人君苟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祥桑雉雉之類是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連書大雩特文○經未有連書大雩者連書大雩志禦災之徒以文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于經早乾為虐相繼而起鸛鶴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若反身修德信忠用賢災異庶幾可禦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祖己入告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宣王旱魃民靡子遺災亦甚矣雲漢作歌遇災而

春秋昭公

卷一

三



懼故能王業復興此皆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省而徒禱祠是崇將能勝乎後世亦可觀經以鑒矣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州齊魯境上邑內君書遜特文書遜三條止遜外書次三條

始此○內君出奔稱孫亦隱也其孫何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公伐之意如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公弗聽于是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亦殺郈昭伯伐公徒公乃與臧孫如慕謀而遂奔也夫魯祿去公室政在季氏作三軍舍中軍軍政皆歸焉羣臣初無敢忠于公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昭公不能修德任賢待時以動而乃以一朝之忿求逞其欲春秋書此蓋戒人君輕躁之舉而示以自強之道矣

次于陽州待齊命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唁音彥野井齊地生曰唁死曰弔○按齊侯

矣則公與齊侯皆無失禮也公何至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母齊歸而無感容娶吳孟子為夫人而無成命政令在私家而不能收子家子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且齊侯雖修信禮而方伯連帥之職未修也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率敝邑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也書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而禮辭為未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舍一作嫪○叔孫昭子卒子不敢嗣是為叔孫成子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元公卒于景公頭曼立曲棘宋地今陳留外黃縣城中有

曲棘里○卒于曲棘何也按左氏宋元公為公出將如晉謀納公而卒于封內之曲棘也凡諸侯卒于封內不地其地何也元公之夫人曹氏生女以妻意如宋元意如之外舅也而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苟嬖其私親者也其賢于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地以賢之也

丁有二月齊侯取鄆鄆魯邑也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

州見公于魯未絕而季氏逐其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于魯已絕而君逐于季氏為不君聖經之義欲令君盡君道臣盡臣道而各治其天職也公不君季不臣而遂不得守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其為後世戒深以切矣齊侯為公取



但書取鄆猶僖公文公為須句取而但書取須句也其取鄆姑安公以代寄公之禮際耳豈有討逆亂恤姻鄰之實心哉  
 乙敬王二十有六年晉頃十齊景三十二衛靈十九蔡昭三鄭定十四曹悼八陳惠十四杞悼二宋景公樂元  
 年秦哀二十一楚平十三卒吳僚十一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葬何以書以我會葬書也公遜外季據國而  
于是內外赴告期會之屬一切皆季操縱之矣凡後所書來往並放此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僖公文公為須句取須句矣但書取須句而不書居于須句今齊侯為公取鄆而特書居者須句乃其國鄆止其邑而已昭公已失國都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主畿而稱居于鄭悼王敬王未入王都而稱居于皇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為天子者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為諸侯者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狩而大夫專邑謂之叛君書居于鄆其為防也

夏公圍成成孟氏邑。此齊侯使師從公圍成而不書齊師何也為其以師卜之也按傳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止據據乃言于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若使羣臣從魯君以下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故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以下之不書齊師見景公怵于邪為義不終故微之耳經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為方伯罪咸具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鄆音專鄆陵地闕。高氏曰齊盟于鄆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于扈謀納公也而公終薨于乾侯當時諸侯權移于下而梁止據士鞅之奸與季氏表裏故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書入于王城幸之也書入于成周幸之亦難之也惠王出八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



不書入也。今悼王自皇入于王城，而敬王自狄泉入于成周，書入同而所入不同者，言始入于成周而猶未入于王城也。故幸之亦難之也。按左氏：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于成周，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今皆不書，蓋不使諸侯大夫以納入之文加于天王，而戍周亦從省文與詩自黍離以下降為國風，而經尊天王如此，所謂其義則某竊取者也。而景王寵孽奪嫡，流禍宗周之罪，不待言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子朝有寵為之黨者亦眾，而既不能成矣。尹氏之屬猶以之奔

楚何也，是非出于同然，不可以私易公而為黨不顧也。景王寵于朝，薄于猛，天下不與而猶挾朝以為利者，庶孽憑寵，羣小之所宗，而衆心不附，適子特正衆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于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而尹氏之屬實構之。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丙敬王二十有七年。晉頃十一，齊景三十三，衛靈二十，蔡昭四，鄭定十五，曹悼九，卒陳惠十五，杞悼三，宋景二。

秦哀二十二，楚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弒。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此如齊以朝也。居魯而朝齊，可言也。居鄆而朝齊，不可言也。不特前此千

社為臣之微，而實後此享使宰獻。信稱主君之漸矣。書此傷之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光弒僚自立，是為闔廬。○此公子光使專諸

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僚，夷末之子。而光，諸樊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繼立，欲致國于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僚不得為君，而光宜君，故不歸獄于光也。不歸獄于光，則其稱國以弒何也。以罪吳之大臣也。事莫大于置君，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所以安商周，孔明所以定劉漢也。若先君遺命及札，札讓不受，而大臣不為僚制，據義立光，則家庭遜讓之風成，而宗社爭奪之釁杜矣。而當其時，曾不聞一人仗義而執言也。春秋歸罪大臣，其經世之慮深矣。

楚殺其大夫卻宛。卻宛，書國殺何也。費無極，諳于令尹子常而殺之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按左氏：扈之會，令戍



周且謀納公也。而公卒不克納何也。初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于季孫。乃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齊楚援之。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也。文十五年盟于扈。將討齊之弒逆。以賂未討。畧諸侯而不序。今會于扈。謀納公。亦以賂不納。而諸大夫皆序何也。曰。篡弒與逼逐皆大。故而以二者權之。篡弒尤大也。又况討季之謀。雖沮而戍周之。今已行乎。以此見聖人之取舍明。輕重審。而其實亦皆不可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悼公卒弟聲公野立。

邾快來奔。家氏曰。人叛君而為之。逋逃主。况宿納庶其。異我而意如復納快。世濟其克乎。錄之。誅季氏之無君也。范氏曰。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叛臣。悉書以示譏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郕。是行也。齊侯使宰獻公。比公于大夫也。其辱公也甚矣。

丁敬王二十有八年。晉頃十二。齊景三十四。衛靈二十一。蔡昭五。鄭定十六。卒。曹聲公野元年。陳惠十六。杞悼。

四。宋景三。秦哀二十三。楚昭二。吳子闔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晉邑。在魏郡。○此因取輕于齊而朝晉也。書次于乾侯。責公亦責晉也。禮。凡入人國。

造于境。關吏以告。逆而後入。是行也。子家子以禮告公。公不聽。遽如晉境之乾侯。而請逆于晉。晉人不可。使公復于境而後逆之。故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也。此責公也。來朝而不得入。則責晉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定公卒。子獻公蠆立。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頃公結立。

冬葬滕悼公。

戊敬王二十有九年。晉頃十三。齊景三十五。衛靈二十二。蔡昭六。鄭獻公蠆元年。曹聲二。陳惠十七。杞悼五。宋

昭公

昭公

昭公



景四秦哀二十四  
楚昭三吳闔廬二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高張高偃子使唁二條始此○唁者杜氏

謂唁公不得入于晉也書之者亦責齊侯也公既棄齊去晉矣齊侯猶以禮唁公何責之無怨詞乎夫公非輕棄而去也昔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勸其君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蚤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是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是矣夫齊先君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而桓公嘗主夏盟矣魯為鄰境又甥舅之國也昭公羈旅其國會不為陳師討罪徒見輕侮是以不得已而去也且向嘗親唁今遣使以唁而王君是稱矣豈得為禮乎

公如晉次于乾侯

書如書次猶前志也過而不改責公甚矣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詣一作倪○穀梁曰叔倪無病而死高氏曰叔詣欲納公而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于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也處鄆四年至于邑潰民散豈非昏迷不反視其民如艸芥雖其從者莫能相匡而民遂不堪其虐

以此至此歟然則去宗廟棄社稷猶不惕然恐懼以圖自強其暴棄甚矣欲不亡也得乎故書之以為後世戒

己敬王三十年

晉頃十四卒齊景三十六衛靈二十三蔡昭七鄭八年獻二曹聲三陳惠十八杞悼六宋景五秦哀二十

五楚昭四  
吳闔廬三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先是四年書公居于鄆而歲首不書公者居四封之內猶居其國公

猶魯之君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魯非公之居即公非魯之君矣歲首必特書公所在者蓋以存君而不與季之專魯也而罪羣臣譏諸侯之意亦具矣唐武后廢中宗自立革命改號史臣列于本紀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義也故每歲特書帝在房州復繫嗣君之年以黜武氏之號其于聖經竊取之義得之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去上聲○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春秋昭公

卷一

三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按傳吳子使徐人執公子掩餘使鍾吾人執公子燭庸二

公子奔楚吳子怒乃執鍾吾子而伐徐滅之也不書執鍾吾者書其大也然則國滅而奔者皆不名而徐子名何也絕之也劉氏曰譚彊溫滅若奔不名者彊暴加于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絕也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則已降吳矣而後乃奔楚何哉故絕之也

庚敬王三十有一年

晉定公午元年齊景三十七衛靈二十四蔡昭八鄭獻三曹聲四陳惠十九杞悼七宋景

六秦哀二十六楚昭五吳闔廬四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力狄反適歷晉地○按左氏

晉將以師納公士鞅為此會而遂不果納也其不果納何也晉侯將討季孫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氏來而乃不果伐也夫意如出君專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反寵以會禮且又導之練冠麻衣跣行而為巧詞以對晉君也不亦悖哉意如貨齊晉之臣使不納公禱煬公之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得巧為詞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而以此動晉君乎陸淳謂經書意如會晉荀躒晉侯之為盟主可見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見者也其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獻公卒子襄公定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侯何以唁公也使躒率季孫如公以待罪也而其唁公曰寡君使躒以

君命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則待罪即以逆公也其時子家子勸公入而公乃從其左右以不能見季孫拒之何也夫晉君召之而來者固士鞅受其無咎而因導之練冠徒跣以詐于晉君也而晉君則勿之知矣豈惟晉君勿之知即公與其左右亦實謂晉君討意如使待罪而將因以逐之也子家子賢且知故勸公入而貸之而公與左右及晉君則皆為鞅及躒所愚弄而適以縱大慙耳甚矣晉定魯昭之昏且庸而三家六卿之奸且逆也

秋葬薛獻公

春秋昭公

卷十

三



冬黑肱以濫來奔

傳謂邾黑肱也杜註不繫邾闕文也餘詳襄二十一年邾庶其及昭五年莒牟夷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敬王

三十有二年

晉定二齊景三十八衛靈二十五蔡昭九鄭

卯十年

七秦哀二十七楚昭六吳闔廬五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臨川吳氏曰昭公為一國之君封內皆其土地

今為季氏所逐而書取邾取闕見季氏據國公無尺土雖自得其邑猶取之于人云爾家氏曰闕者魯羣公墓之所在也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陵墓所在特以取書深著賊臣據國拒君之罪也

夏吳伐越

吳始伐越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

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幾平聲○城成周何以列書諸卿也按經傳自成三年而外侯

無朝王者自成十三年而內君無朝王者自襄二十四年而內大夫并無聘王者今晉定猶以周為共主而率其諸侯始成之卒城之豈不可為無王者訓乎則其功亦美矣然經例諸侯有事于京師皆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定六年成周不書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邾不書蓋以是為常事也城成周何以書則王辭成請城而晉大夫謂用是可以釋其成也是勤王實玩王也况是役也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是王室無事官掌邦土也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是王室無刑官掌邦刑也而諸侯不親王功大夫司之又豈特國政自大夫出而已哉則功不掩過據事直書而責備之義昭然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昭公薨弟定公宋立○諸侯失國出奔者眾矣鄭伯突為祭仲出奔

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林父甯殖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孫甯雖專權非世握而內外又多有推挽三君者所以出而復入也魯自季友受費為上卿至于意如執國命者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爭其民皆季氏之獲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聽計不行也其不能復國宜矣公雖失國然歲首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其書齊



侯取鄆公圍成鄆濱則絕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歲首所書知冠履之難倒置為人君者觀凡書取鄆圍成之屬又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上下之間庶幾少警嗚呼可謂深切著明矣

春秋卷之十一

胡傳原本姜兆錫叅義

定公

名宋襄公庶子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春王

元年不書即位并不書正月特文○元年必書春王正月定何以獨無正月也元年必書春王正月為嗣君正始也嗣君

已即位矣雖不書即位猶書正月以明義也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于季氏不得正其始是時意如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定公其主社稷非受之先君而受之權臣魯于是曠年無君至六月乃始即位耳經文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也其義嚴矣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大夫專執大夫于是始書執于京師特文○仲幾何以執也按左氏

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倪吾役也為是執以討之也以王事討有罪而亦貶書人何耶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于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今不告諸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其得以王事討有罪怨之乎凡此皆無王之萌聖人有憂之故貶書人而特書地以謹之也

春秋定公

卷十一

一

宣壽書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君喪至自外二條止即位不在正月特文

○諸公之元年經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而即位皆以正月今至六月乃書即位罪意如亦罪公也罪意如及公何也昭公之喪至六月乃至而定公即位乃在是月蓋為意如制也周書顧命成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于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逆王世子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定耳今先君世子既廢于權奸矣宋蒞位受制雖自壞墮先入而一不得以自主即位大事也歷世之宗廟于是承舉國之社稷于是寄治亂安危之幾間不容髮喪至在葬期之後猶未得立終始之際曠年無君而覲焉以就位何哉春秋詳書于策其為天下後世之永鑒者深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煬羊去聲立宮二條止○煬宮伯禽之子義見成六年立武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

隕霜二條止書殺菽特文○周之十二月夏正之十月也而書隕霜不殺艸李梅實周之十月

夏正之八月也而書隕霜殺菽何耶未可殺而殺猶可殺而不殺也不殺兼書艸殺專書菽何耶重穀也穀梁子曰艸輕而菽重未可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也由斯以推聖人調平刑賞燮理陰陽之道在其間矣

癸敬王十二年

晉定四齊景四十二衛靈二十七蔡昭十一鄭獻六已二年曹隱二陳惠二十二杞悼十宋景九秦哀二十九

楚昭八吳闔廬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觀音貫義見下文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書新作二條止○雉門書新作者亦譏僭也天子有五門臯庫雉應路是也魯

無臯應二門而庫雉兼之故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雖無其名已僭其實也雉門兩旁為臺故謂之臺門其狀巍然以懸法象而使人觀之故謂之兩觀又謂之象魏而中間闕如故又謂之闕禮天子諸侯皆臺門而天子兩觀諸

春秋定公

卷十一

二



侯一觀子家駒固亦以設兩觀為僭矣。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春秋不書，而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則書者，明二者皆非諸侯所當為也。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使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故書新作，凡以譏之也。

甲敬王十三年，晉定五，齊景四十一，衛靈二十八，蔡昭十二，鄭獻午三年，七，曹隱三，陳惠二十三，杞悼十一，宋景十，秦哀三

十楚昭九，吳闔廬八。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程子曰：意如不告天子，不請方伯而立定公，晉人怒，公朝之而見辭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莊公卒，子隱公益立。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魯地，公羊傳作枝。○左氏曰：修邾好也。

已敬王十四年，晉定六，齊景四十二，衛靈二十九，蔡昭十三，鄭獻未四年，八，曹隱四，弒陳惠二十四，卒杞悼十二，卒宋景十

一秦哀三十一，楚昭十，吳闔廬九。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是師晉也，孰王是師劉子也。傳曰：晉合諸侯，至平丘而止。劉子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于鄆，于是劉子因晉請合十八國之師伐楚也。然則傳書伐而經書侵，何耶？楚拘唐蔡二君，凡三年，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請于周，天子之元老在焉，若晉能暴其滅王，猶夏之罪，恭行天討，庶幾王者之師而桓文之功，編矣。有苟寅者，求貨于蔡，弗得，遂辭蔡，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侵楚，蓋陋之與。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音生。○沈人不曾于召



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罪蔡也書以歸罪沈也書殺又罪蔡也  
討罪而覆人之邦不仁見執而不死于位不義况蔡視楚猶沈  
視蔡也昭公拘于郢三年而後反徒以國小而弱耳沈雖不會  
非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可乎然則使蔡者無貶與曰晉為盟  
主不待貶而義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諸侯謂侵楚之諸侯先日後凡也鼬由又反臯鼬鄭地即成臯○晉為盟主何以書公及諸侯盟也召陵之會不序劉子于十八國之上則無以見謀王之義不序晉侯于七國之上則無以見侵楚之陋而臯鼬之盟劉子不與盟晉又不足以主盟也則書公及諸侯盟以見意而已故曰春秋化工也

杞伯成卒于會悼公卒子隱公乞嗣

六月葬陳惠公

一許遷于容城容城杜氏以為華容縣析之近地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王臣書卒三條止卷音拳劉卷即蚩也書卒義見隱三年尹氏卒○汪氏曰諸儒謂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有大功于王室故書卒葬然尹氏專權亦書卒矣豈以有功而書之乎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為沈故圍之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士鞅即范宣子孔圉即文子○謀楚不能討盟蔡不能救惟中山是伐何也見威勝不行于強暴而行于寡弱也

葬劉文公文公即卷外臣書葬二條止王臣書葬特文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柏舉楚地書以三條止書以戰特文○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楚暴猾夏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而能聽蔡侯之義達天子之命救蔡敗楚者吳也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請之如彼其難吳國天





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請之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令諸侯而止書侵楚柏舉之戰蔡因吳師而特書以吳罪晉而與吳也然則何不言救乎救大矣闞廬胥韜素皆謀楚適因蔡請而伐之非本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進而書爵耳囊瓦貪以敗國又奔而不能死可賤甚矣經貶而書人此皆春秋無毀無譽之情也

庚辰吳入郢郢楚文所遷都也○吳及楚戰則稱爵其入郢則稱號何也君舍于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于其救患進而書爵非有心于與之順天命也于其肆虐黜而舉號非有心于貶之奉天討也將拯民于水火而水益深火益熱則善小惡大而功無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因物善惡而施褒貶焉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丙敬王十五年晉定七齊景四十三衛靈三十蔡昭十四鄭獻九申五年曹靖公露元年陳懷公柳元年杞僖公過元年宋景十二秦哀三十二楚昭十一吳闞廬十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書歸粟特文。歸粟可謂善矣然與書宋災故畧同也襄三十年不討蔡逆而謀宋災此年不救蔡圍而歸蔡粟皆明舍其大而小是謀也

於越入吳

吳在楚而越入之也向曰越人今日於越何也范氏曰於越戎言也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也越者中國稱之也考之經文而入吳及敗吳皆越人來告也故皆書於越諸侯同越人伐吳及吳伐越則諸侯及吳來告也故書越人書越餘見哀十三年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悼子之子平子也子斯嗣是為桓子也慶父則又出奔矣仲遂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迫逐其君近于弑逆而書卒者非怨之也討弑君者去其卒以明絕也討逐君者存其卒以示貶也存卒何以示貶輩之弑隱本于桓遂之殺惡及視本于宣桓宣之不討輩遂無足罪矣若定公雖受國于季氏初非與季氏同惡也苟定公有叔孫昭子不賞私勞之義而任賢明政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正矣而不謂苟利黨惡方倚之以為重也故意如存其卒正貶公之不討賊而用之也而意如逐君之罪自不能掩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昭子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是為武叔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許氏曰晉縱兵橫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驕而義益不勝矣

丁敬王十

六年

晉定八齊景四十四衛靈三十一蔡昭十五鄭獻十曹靖二陳懷二杞僖二宋景十三秦哀三十三

楚昭十二吳闔廬十一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速太叔子也斯見執元公成立

鄭何以滅許也許畏鄭四遷以依楚至是因楚敗而遂滅之也然則哀四年許又復見何也鄭滅之楚又存之也許為亡虜固不足道而鄭暴亦甚矣

者八十年至是一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驗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專之而託公以出師耳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鄭滅許而奉晉命以討之也李氏曰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傳云獻鄭俘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執稱人所執稱行人明非伯討也按傳祁犁聘于晉趙簡子逆于縣上飲酒焉

獻楊楸六十時范與趙方惡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獻焉是賈禍也范獻子果怒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故其執似是其所以執則非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以私執鄰國行人威福之柄移矣其後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

見成九年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

杜氏曰何忌不言何闕文何氏曰郕自昭二十二年齊侯取以居公三十

年鄭潰遂貳于齊至是欲復取之地家氏曰當善辭以請于齊不應遽用師也明年國夏伐西鄙自是每歲興兵蓋始于此

戊敬王十七年

晉定九齊景四十五衛靈三十二蔡昭十六鄭獻十七曹靖三陳懷三杞僖三宋景十四秦哀三十

四楚昭十三

吳闔廬十二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鹹衛地。許氏曰：叛晉而為是盟，霸道衰，諸侯散而離盟始復也。自是中國無殷會矣。李

氏曰：此齊景圖復霸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後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鄆，皆是也。與隱公初盟石門對參之可見。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執大夫以侵，特文沙、晉地。

左作瑣，公作沙澤。左氏曰：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

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劉氏曰：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欺羣臣以

給晉，殘百姓以奉齊，孟子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信乎。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夏國佐孫義見上伐鄆下，公侵齊，齊伐我，並放此。

九月大雩

上書秋大雩，而此又書九月大雩，明書秋為首秋之七月，而全經凡書春夏秋冬皆謂其時之首月，而非

逆指一特可知也。則論春秋而謂有書時之例，與書月為異例者，其失亦不辯而明矣。

冬十月

已敬王十八年

晉定十、齊景四十六、衛靈三十三、蔡昭十七、鄭獻

三十五年、楚昭十

四、吳闔廬十三

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靖公卒，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高氏曰：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春之再侵也。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會何

來救而往逆之也。不書公會，晉士鞅荀寅而書會，晉師又何也。春秋大法，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眾則君與大夫皆以



師為重。柴林之會，言晉師不言趙盾死之會，言晉師不言士鞅其義一也。救不書齊師已去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懷公卒于闕，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此鄭衛叛晉而侵之也。陳氏曰：書侵鄭，遂侵衛，何也？二國雖可伐，而晉自反實闕。襄二十三年齊始叛晉，至去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叛晉非鄭及衛始也。書遂責晉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亦以晉命侵衛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曲濮，衛地。杜氏曰：結叛晉也。

從祀先公。本條之說不一。三傳及諸家皆謂從猶順也。先公謂人焉。山謂從猶附也。先公謂昭公也。季氏逐君據國，昭公薨，不以時歸葬，既葬又絕其北域在墓道之南，其後孔子為司空，然後溝而合諸墓，而是時公猶未祔祭，陽虎始祔而祀之也。按諸說雖殊，然考其本末，當時意如卒，陽虎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凡若所為皆託于正，以取媚于國人而售其不正，其事則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定法，特書從祀先公于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而功罪皆見聖人之意，亦微而至矣。

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寶玉大弓，穀梁謂魯之封圭，武王

竊魯無人之辭也。春秋陪臣皆不書，書陽虎為盜，是治陪臣也。孔子作春秋治至于陪臣，斯極矣。餘義見下。

景十六，秦哀三，十六卒。衛靈三十四，蔡昭十八，鄭

楚昭十五，吳闔廬十四。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救邁反。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寶玉大弓，失得皆書，何也？所以重宗器也。古聖王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

春秋定公。

春秋定公。

春秋定公。

春秋定公。

春秋定公。

春秋定公。

春秋定公。

春秋定公。



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觀美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君之德也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宗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譏公與執政之臣不恭之大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其次將伐晉也。而下書伐者罪其謀晉也。凡伐而次者善之救而次者

惜之。伐不書而止書次者非善之也。將抗而伐盟主而又惡焉。莫之敢前也。罪之也。任氏曰。不書伐晉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也。陳氏曰。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伐者。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晉也。

秦伯卒

哀公卒孫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

晉定十二年。齊景四十八。衛靈三十五。蔡昭十九。鄭聲公勝元年。曹陽二。陳閔二。杞僖六。宋景十七。秦

惠公元年。楚昭十六。吳闔廬十五。

春王三月及齊平

昭七年平齊書暨。此與明年平鄭皆書及何也。明其與齊平。動于其誠而非接以偽也。夫誠與

偽者。人心道心之判。而王伯所由分也。其以誠動而不習于偽者。則聖人見用之効也。考其時。孔子由邑宰為司空。魯與齊平。未幾相公會齊于夾谷。齊歸三田。其明年由司空為司寇。誅少正卯。與聞國政。教化大行。與鄭亦平。又其明年。墜私都以強公室。凡皆聖人功化之所至也。奈墮齊間而于遂行矣。嗚呼。聖道若終得行。豈止此而已哉。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夾山是也。是會也。聖人攝相以德

化齊。其書至以危之何也。正聖人之大也。考夾谷之會。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相揖。齊人鼓譟而起。則魯君幾危矣。而于時孔子歷階而升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君所以命諸侯也。于德為愆義。子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則聖德之感人者亦至矣。而經猶凜凜乎其危之者。蓋聖人未事而為之



備方事而將以禮已事而致其謹其視傾危之習違理以倖險者迹似同而意則異也故其危之者正聖人之大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報之也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也。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鄆及闡矣。而此獨書

來歸何也。書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書來歸者齊服而歸之也。定公將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會以禮相見。郤喬俘之。干盟。罷享禮之設。野由是齊侯服于禮而歸邑。以謝過。楊子法言曰。仲尼用于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是也。春秋

聖人之筆削也。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來盟于師。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來歸以地。皆書曰來。以自序其績。可乎。夫聖人者。會

人物于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于一息。百王異世而同

禱于土。皆安而無所避也。于我皆真而無所妄也。天未喪斯文

焉。有聖人。聖人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郕魯邑。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郕鄉。義見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郕叔孫氏邑。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書圍郕。則叛可知矣。再

書二卿帥師圍郕。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其

失彌速。故諸侯出。十世希不失。大夫出。五世希不失。陪臣執國

命。三世希不失矣。故聖人制法。忠恕所惡于上。不以使下。所惡于下。不以事上。三家專魯。已久。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

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其奔何也。宋公使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大心辭以疾。而祁之子譖其為亂。公乃逐之。

宋公子地出奔陳義見下。公弟辰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遊速會于安甫安甫齊地。李氏曰。是會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高氏曰。齊人歸我郕。謹龜陰田。侯犯以郕奔齊。齊人又致郕。故叔孫如齊謝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彊音攏。公子地及公弟辰等何以繼奔也。按傳地有白

馬。四公以與桓。離地怒。扶離奪之。離懼。將走于公。地泣之。腫。辰曰。子為君避。出境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請弗聽。辰曰。是



吾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故書宋公之弟辰者，罪公以變難，故而拂親親之恩，書暨仲佗石彊出奔陳者，責辰以愛兄故而違尊君之義，然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辰牽于地，不得已挾佗彊以去國，而非發于其心之本然也。聖人之嚴而恕，此如。

王敬王二十一年十有一年。晉定十三，齊景四十九，衛靈三十六，蔡昭二十，鄭聲二，曹陽三，陳閔三，杞僖七，宋景十八。

秦惠二，楚昭十七，吳闔廬十六。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義見下。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公弟辰等出奔稱暨，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

殺而不可使亂，今不得已而與衆去國，猶可也。非不得已而與衆叛君，可乎？故特稱及以罪之也。諸人入蕭以叛而大心往從之，其叛不言可知。書自陳，自曹，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還音旋，叔詣會孫。其平何？杜謂平六年，還音旋，叔詣會孫。其平何？杜謂平六年，

叛晉何也？夫六年侵鄭者，晉命之也。僖公以來，世服晉令，至晉伯衰而諸侯亦各解散矣。故說者謂書鄭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也。自末世趨于變，將并失其伯，自聖人反其正，將可進于王，天理人欲之幾，其間不容以髮，豈史氏所得而與焉者哉？先儒以為此聖人性命之書也，其義微以至矣。

癸敬王二十二年十有二年。晉定十四，齊景五十，衛靈三十七，蔡昭二十，鄭聲三，曹陽四，陳閔四，杞僖八，宋景十九。

秦惠三，楚昭十八，吳闔廬十七。

春，薛伯定卒。襄公卒，子比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郟。墮，毀也。義見下墮費。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孟彊，孟縶子。家氏曰：此及十三年再書衛伐曹者，著中國之無盟主也。高氏曰：衛



比伐曹曹不  
叛晉故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墮邱墮費何也按左氏仲由為季氏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先墮邱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費人攻公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也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邱費及成者三家既微陪臣擅命憑城數叛三家亦不能制矣季氏問于仲尼仲尼以禮語季孫因以告乎定公遂墮三都而叔季二家以次墮焉是謂以禮為國可以有為之兆也推而行之諸侯大夫各謹于禮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奈孟氏未即從而孔子亦未幾去魯也惜哉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黃齊地。左氏曰結叛晉也汪氏曰隱六年盟于艾齊魯為盟之始也繼以瓦屋之參盟幽之同盟而齊伯成此盟于黃則齊魯為盟之終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孟氏邑。公行不越境不至至圍成危之也其危之何也按左氏公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故公圍成而書至危之也孔子為政墮三都而獨不能墮成何也按家語定公十年孔子由邑宰為司空相公會于夾谷而齊侯以三田歸是德感于外也十一年由司空而為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于市男女別于途是化行于下也三家之中孟氏視叔季猶為有君而其一門多有賢

雖又或從學于聖門也成雖未即墮使聖人從容其間轉移化導其于禮制當有不待兵革而自協于一者奈定公急圖未就成于是乎不得墮而其時孔子亦以齊聞不入于魯矣其明年築淵園蒐比蒲逸心滋熾而魯卒以不可為也惜哉

甲辰敬王二十有三年晉定十五齊景五十一衛靈三十八蔡昭二

辰十二年十二鄭聲四曹陽五陳閔五祀僖九宋景二

春秋定公卷十一



十秦惠四楚昭十  
九吳闔廬十八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垂葭衛地一名郎氏高平鉅鹿縣西南有郎亭其次亦謀伐晉也猶九年次五氏之

也義

夏築蛇淵囿

蛇淵地名魯之囿一而已鹿囿繼以郎囿又繼以蛇淵囿何多也圍成不克歸而事此志荒矣况以

農時成之乎。李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蓋當時君臣自以為齊人已服強都已墮國家間暇可以撥樂也此決非孔子為政時矣愚按孔子去魯因郊不致膳乃托以去即是時也蓋魯郊以四月經不書郊者牲變則書違卜則書否則不書也夫聖人才見用而鄰封輯侵地反兵革弭遊暇息其神妙至于如此比以間去而苑淵漁畋之務且與聲色相繼而作矣故曰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聖人之不可及猶天然也學者其可忽之哉

大蒐于比蒲

義已見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高氏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不知以禮為國故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陽即太原鞅趙孟名。其叛何也按左氏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

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鞅怒殺午午之從者以邯鄲反鞅圍邯鄲而午中行寅之甥范吉射之姻也范中行共伐趙氏故鞅入晉陽以叛也夫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叛者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即篡逆之階非無以有己之義後世大臣有迫于嫌釁遷延居外擁兵不釋卒陷于罪者亦昧于經書入叛之旨而失人臣之大義與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射食亦食夜二反荀寅即中行氏士吉射即范氏。二子何以

叛也按左氏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與中行寅范吉射相惡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遂入朝歌以叛也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會平正而齊叛會召陵而蔡叛盟沙盟鹹而鄭叛次五氏而衛叛平鄭會夾谷盟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奔晉陽而趙鞅叛入朝歌而寅吉射叛晉國天下莫強焉自是不復主盟而中夏之變益亟矣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而寵賂章也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學者因其事以探其旨則得矣



晉趙鞅歸于晉叛何以歸也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入于絳盟于公宮書歸者易詞也韓魏請之晉侯許之故易也夫三叛之罪一也鞅以有援而得復寅吉射以無助而終叛則經書鞅歸豈與之乎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奉行天討又徇韓魏而縱之無政刑矣先儒或謂言歸者鞅以地正國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也然如其說是人主可脅而以兵諫者真愛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啟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薛弒其君比比見弒于惠公夷立夷又名寅。事未詳然稱國以弒而不書弒者名則罪當國大臣而其君之罪

亦可知矣

乙敬王二十有四年晉定十六齊景五十二衛靈三十九蔡昭二

丑十四年十一秦惠五楚昭二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戌公叔文子之子。衛諸臣何以奔也按傳公叔戌以富惡于

公又將去南子之黨夫人勲戌將為亂公逐戌與其黨故戌與趙陽北宮結相繼而奔也初史魚諍公叔文子曰子富而君貧罪其及子然子能臣可免于難戌也驕其亡乎戌以是見惡咎固難辭矣然靈公乃不能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致大臣皆負罪以去人君所以通官府上下而為一體者道安在哉蓋亦不待貶而義見矣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牂音戕。

頓何以滅也欲事晉而背楚絕陳故滅也頓本楚之與國嘗與夏盟召陵之會頓子在焉蠻荆既衰陳猶助而滅之罪亦不待貶矣

夏衛北宮結來奔義見上文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敗十六條止檇音醉檇李今吳郡嘉興縣南有檇李城闔

廬卒子夫差立。其卒非卒也傷而卒也按左氏吳伐越句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自剄吳師屬目因代之闔廬傷于戈而卒是也書敗者貶其詐也定公五年越入吳今越又敗吳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承告以書而哀之元年



吳敗越。棲句踐于會稽。豈獨不告。而史冊不書。蓋經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則夫椒之戰。復父讐也。非徒報怨者也。春秋無義戰。凡書戰者。皆貶。貶雖有重輕。而貶則一。此不書者。以為理宜復。而無貶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牽。衛地。今魏城黎陽縣東北有牽城。左氏曰。晉圍范中行于

朝歌。公會齊衛謀救之也。陳氏曰。范中行得罪于君。而齊挾以叛。晉君君臣臣之道。安在。張氏曰。齊景欲為政。誅晉叛。以正其國。可也。而會魯衛以助不衷。何耶。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曹地。家氏曰。齊景圖伯宋。至是始從齊也。而傳謂牽洮二會。皆救范中行氏。若爾。是

四國相率而預于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崇亂。及齊桓始明分義以示天下。今齊景欲復祖業。而相率助叛。世道至是一變。春秋乃降為戰國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書歸賑。特文賑。市軫反。石氏尚名。天子之土也。歸賑。何以書。譏也。周禮大行人職

云。歸賑。以交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侯之喜。是歸賑王以親乎。侯也。大宗伯職云。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是歸賑又王以親其親也。則其譏何也。公在位。凡十五年。未一朝聘于王。而王歸以賑。是失命討之義也。且公朝晉而不見禮于晉。王來歸賑。而不上答于王。其視王室。直不如大國耳。凡此皆不待貶而義自見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世子出奔。特文。衛世子蒯聵何以奔也。其母南子。訴其殺母而奔也。世子國本也。

其母無行。蒯聵恥之。而靈公惑溺于內。至不能保其子。蒯聵憤激于母。致不能安其身。是皆忘其宗廟社稷。而恣行以失德也。經特書世子。非與蒯聵也。明為父者。當齊家以正國本。為子者。當論親以盡天倫。而乃骨肉相殘。毀滅天理。此聖人深悲世變之極。而為之交著其罪也。

衛公孟彊出奔鄭。

靈公治蒯聵之黨而奔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奔而入叛。叛而復奔。其行悖矣。然原其情。則以宋公不能容一弟致之。高氏

曰。三書宋公之弟。皆罪公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書來會特文。自舍中軍公不與軍政者四十年于是蒐比蒲而邾子來

會公則公之滋事可知矣然而經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于三家也。孫氏曰春秋田狩之屬公行必書公公觀魚于棠

公狩于郎公及齊狩于禚其時政猶自公出也自蒐于紅以後雖公自行而不書公見公之不得為政也

此年闕書冬

家氏曰是歲無冬闕文耳汪氏曰蒐比蒲城莒艾及霄其事蓋皆在冬但闕冬一字

城莒艾及霄

莒艾霄二邑名。杜氏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

丙敬王二十五年

十有五年

晉定十七齊景五十三衛靈四十蔡昭二十四鄭聲六曹陽七陳閔七杞僖十一宋景二

十二秦惠六楚昭二十一吳子夫差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朝止此。汪氏曰邾子以去年來會為未成禮而復朝也未幾又來奔喪其卑屈亦甚矣愚按是時子貢觀禮嘗以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執玉卑其容俯卜二公之有咎矣雖夫子以不幸言而中者惜之然即此而威儀定命之符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極固可見也

蹇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曷為不言其所食食非一處以至于死也公羊以為慢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何以滅也四年召陵之侵楚頓胡皆在而吳之入郢也

胡子又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固銜之矣會楚有吳患未及報胡子又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也為是楚滅之也夫楚滅頓又滅胡不待貶而見矣胡為小國而乃乘楚之弱肆其俘掠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也况又貪生忍辱不死社稷豈為知命者乎

夏五月辛亥郊

不言卜郊何也徐彥疏云正月改卜牛在滌三月當以四月郊今蓋卜以四月郊不從而又卜五月

也經于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瀆卜若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之耳

壬申公薨于高寢

定公薨于哀公將立高寢宮名猶小寢類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傳曰罕達敗宋師于老止也杜氏曰老止宋地宋公子地奔鄭欲取以居之也王氏曰納

叛已可罪又伐其國以居叛不待貶而惡見李氏曰自後哀七年宋皇瑗侵鄭九年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其年宋公又伐鄭十



年宋又伐鄭十二年宋向巢又伐鄭至十三年春秋將終而鄭罕達乃取宋師于岩二國構怨如此正與春秋初公子馮之事也

**齊侯衛侯次于蕞蔭**蕞蔭宋地。傳曰謀救宋也。杜氏曰不言

次皆伐不成伐此蕞蔭之次救不成救三次皆貶比事以觀而義見矣

**邾子來奔喪**來奔喪特文。禮諸侯不相奔喪亦不待貶而見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定公妾哀公母也。啖氏曰自成風之後妾

妣卒乃不書夫人妣氏薨何也時哀公方在喪未踰年未成君故未稱夫人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來會葬四條止此國君親來會葬二條止此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雨不克葬二條止此。高

氏曰經兩書雨不克葬宣十九年葬敬嬴言日中而克葬此言日下昃乃克葬日中猶裕于日昃矣君子之于親也不忍一日離也故葬日虞所以寧親也日下昃則失虞之時矣餘義已見葬敬嬴

**辛巳葬定妣**定諡也。陳氏曰妾葬不書書葬定妣是哀公以夫人葬其母猶宣襄之于敬嬴定妣也何以不稱

小君以父在殯不及尊其母故不稱夫人薨亦不稱葬小君也愚按定妣卒葬陳氏之說最合啖氏亦如之胡氏乃謂妣氏不稱夫人小君為正名孟子不稱夫人為隱惡夫苟以此條為正名則前此敬嬴定妣何以皆稱夫人小君乎又引公羊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及曾子問篇並有喪則葬先輕後重者以申之其說彌失夫其子為君而為妾母別立廟可也並書葬不可也嗣君與祖為體以妾母謂之並有喪而並書葬是以妾母匹嫡母而并匹先君以及列祖也曾經義而如是乎

**冬城漆**漆魯邑。張氏曰城漆謀伐邾也邾事魯謹矣公初立不務善鄰而勞民為此于是二年取其邑三年俘其君卒致吳齊相約問罪利未得而害隨之矣



春秋卷之十二

胡傳原本姜兆錫叅義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母定嬖定公妾也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丁敬王二年

元年

晉定十八齊景五十四衛靈四十一蔡昭二十五鄭聲七曹陽八陳閔八杞僖十二宋景二十三秦

惠七楚昭二十  
二吳夫差二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定六年鄭滅許矣其再見何楚封之而復正也復正有三或書入或書歸

或不書而自復文各不同襄王嘗書出其復正不書則異于敬王書入許嘗書滅其復正不書則異于陳蔡書歸故其復正皆第因事以書之也其書圍蔡何也報柏舉也按傳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男女以辨是降也疆于江汝之間則遷也而止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而奔楚王室楚宮壞楚廟徙楚器撻楚墓矣至是楚連師圍蔡降眾遷國而春秋書之畧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之復讎可怨也若禍及宗廟父母而包羞忍恥不能一洒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止書圍蔡而

春秋 哀公

卷十一

十一

胡傳



稱爵怨楚之詞也。○杜氏曰：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德之列于諸侯，故見經也。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此下文之本末。

夏四月辛巳，郊。夏四月，郊。蓋正月改卜牛在。餘並見前。

秋，齊侯衛侯伐晉。伐晉以救范氏也。許氏曰：晉為伯主，而諸侯至，合從以伐之。王道既盡，伯業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汪氏曰：齊衛五氏垂葭之次，皆遣兵伐晉，而二君次止為之援。春秋皆不書伐，今始書齊侯衛侯伐晉者，晉伯統之絕而受諸侯之兵，且著齊衛之黨叛臣而凌伯國也。夫卿叛不能制，豈足為諸侯盟主而不令之臣人所同惡，曾乃棄君而助臣乎？自是晉不復能有為而春秋終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義見下文。

戊敬王二十二年。晉定十九，齊景五十五，衛靈四十二，卒。蔡昭二十四申十七年。六鄭聲，八曹陽，九陳閔，九杞僖，十三宋景二十四。

秦惠八，楚昭二。十三吳夫差三。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濼、東田及沂

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音勾。句繹，邾地。○伐取

若盟，曷為或書一卿，或書三卿，或書二卿也？哀公之時，公室不張，伐國取地以盟，其君三家，遽出行之，而公一不與焉。蓋強家之勢積而適越之辱兆矣。定公薨，邾子來奔，喪恭已甚矣，而未免見伐于諸卿，不知以禮為國也。邾在邦域之中耳，諸卿繼伐取其田而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也。三家莫強于季氏，而始則不伐，終又不盟，何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救之，而昭公孫陽虎因桓子孟孫救之，而陽虎奔，今伐取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已，未得與其私亦不可掩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靈公卒，世子蒯聩之子輒立。

滕子來朝。滕朝五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戚，衛邑。○凡納者，內弗受也。世子者，君之副貳，君存曰世



子君死曰子何以不受而稱納乎凡公子出奔而復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皆不稱納矣况世子乎而趙鞅以蒯賸復國則書納者見蒯賸無道國人所弗受也國人弗受而必稱世子者罪輒之假國人以拒之也何也蒯賸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卒大臣又未嘗謀于國人數蒯賸之罪選賢公子以主國也乃國人君輒而輒竟以子拒父是誠何義乎夫蒯賸有母而志于殺有父而忘其喪其逆理固不能貸矣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而輒乃據國以拒有是義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賸于趙鞅帥師之下而靈公與其大臣之不能正國本蒯賸與輒之不能盡天倫罪皆可見而鞅之不能處世變亦具其中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衛地在

戚城南○其戰何也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送之而趙鞅禦之也其書鞅及戰何也春秋以主戰責鞅也汪氏曰鄭之黨叛人固罪也然鞅不思所以致亂者已實為之乃黷武勦民且以功相矜奚貴乎故春秋以主戰責鞅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州來吳所滅也蔡何以得遷而駟殺

又何以稱國也按傳元年楚降蔡使疆于江汝之間蔡既聽命矣既而背楚請遷于吳既而又悔之于是吳人如蔡納聘師畢入蔡乃與其大夫殺駟以說于吳哭而遷墓也夫遷國大事也盤庚灼知利害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反覆播告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背楚誑吳及事急而又委于執政誰之咎耶故吳實遷蔡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又不書人而稱國明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書法如此亦謂遷吳之失計也

已敬王二年三年晉定二十齊景五十六衛出公輒元年蔡昭二十  
丙十八年七鄭聲九曹陽十陳閔十杞僖十四宋景二十五  
秦惠九卒楚昭二  
十四吳夫差四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音萬○蒯賸在戚而齊營衛以圍之何也輒以子拒父悖逆于義

而齊景惑之也二傳皆謂輒以王父命辭父命而謂其悖逆于義何也按左氏靈公遊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靈公卒夫人曰命郢為太子君命也郢對曰君没于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夫人



乃立輒以拒蒯聵也。夫蒯聵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拒父也。至兵者衛也。序齊為首，罪其黨逆也。衛公孫文仲主伐鄭，而序宋為首，衛石曼姑主圍戚，而序齊為首，皆謂天下後世討亂賊之黨也。古者孫從祖氏，王父之字，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而不相亂禮也。即如二傳以王父辭父命矣，而輒由嫡孫得立，初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命辭父命哉？故冉有問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入問于夫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子貢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此仲尼以為求仁得仁，而與衛輒相逕庭也。然則輒當奈何？若蒯聵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輒焉，得為君。若無罪，則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遽乃攘乎其位也。故輒辭其位以避父而蒯聵以與輒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而曼姑以圍戚不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地震五止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也？季氏出于桓，立于僖，世專魯政，以是而不毀也。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而衰，禮也。必若論其功德，則桓弒君篡國，亦非子孫所得而私事之矣。孔子在陳聞魯廟災，曰：其桓僖乎？蓋見及此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啟陽魯邑，今沂州臨沂縣有啟陽城。杜氏曰：魯黨范氏，故懼

晉而比年四城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薛氏曰：討樂大心之亂也。許氏曰：宋實窺曹，曹不量力而好大國，不修德而圖大功，此年樂髡伐六年，向曹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伯陽歸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平子之子桓子也。庶子肥嗣，是為康子。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駟與獵皆以遷吳為非者也。殺駟書國而放獵，書人何也？書人亦謂

國亂無政，衆擅逐之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惠公卒，子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李氏曰：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伐，取鄆田，鄆東田，沂西田，受



釋盟猶不免圍不至以邾子益來不止也諸侯無伯傷哉

庚敬王二十四年晉定二十一齊景五十七衛出二蔡昭二十八殺

六秦悼公元年楚昭二十五年吳夫差五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昭公殺子成公朔立。蔡侯何以殺也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

又遷公孫翩逐而射之乃卒也然則不稱弑而稱盜殺何也蔡侯背楚而與吳又委罪于執政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固邦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殺以深警有國之君也翩非微者畧其名氏而稱盜姓與霍皆翩黨殺不稱人而稱國者二公孫蓋嘗憂國欲正其君而弗見庸者也春秋非寬諸臣之罪深著法先自上以伸探本之教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辰亦翩黨傳云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霍是也姓與霍書官者凡放與殺例書官出

奔例不書官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李氏曰宋代曹執邾之屬蓋齊景圖伯無成而宋有志于爭權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義見上盜殺蔡侯申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戎蠻子何以執也按傳楚圍蠻氏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

若得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于是趙鞅乃詐執蠻子以畀楚也凡執例不名戎蠻子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日歸于楚何也歸于楚者京師楚也晉主夏盟久矣而不競至此故春秋痛而書之

城西郭

備晉也餘見襄十九年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何也殷社也王侯立為廟之屏蔽因以戒亡國也社乃封也何以災亡國之社有屋

焉使不得上通于天故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頃公卒子隱公虞母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蔡侯申以二月為盜所殺而今越十一月乃書葬慢也或謂盜殺非弑也而與弑異



名同實亦不討賊不書葬之義也然討公孫董亦越九月慢于何詞乎而所謂討賊乃葬之非通例亦明矣

葬滕頃公

辛敬王三年五年晉定二十二齊景五十八卒衛出三蔡成公朔元年鄭聲十一曹陽十二陳閔十二杞僖十六宋景

二十七秦悼二楚昭二十六吳夫差六

春城毗

毗頻夷反魯地亦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汪氏曰定十四年齊宋會于洮距此六年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興師伐宋豈以宋陵曹與小邾故伐之以矜伯討與然內不能正其國無何身歿子弒卒以國與陳氏公孫丑稱晏子以其君顯抑末矣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助范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景公卒子安孺子荼立

冬叔還如齊

高氏曰使卿弔且往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閏月謂其冬十月之閏月也自九月至此連閏才得三月耳况于喪又不當數閏乎其違五月

而葬之禮亦甚矣

壬敬王三年六年

晉定二十三齊安孺子荼元年弒衛出四蔡成二十一年鄭聲十二曹陽十三陳閔十三杞僖十七宋景二

十八秦悼三楚昭二十七卒吳夫差七

春城邾瑕

書城止此瑕邾邑魯強城之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傳曰討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傳曰修舊怨也高氏曰吳入楚召陳而不至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陳乞偽事高國陰搆諸大夫攻之而奔也陳氏曰齊殺其大夫尚厚齊崔杼弒其君

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弒其君荼聖人之垂戒深矣張氏曰高國從先君子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幼主委之而逃書之亦罪其不忠也愚按二說不同相須始備



叔還會吳于柵許氏曰吳在柵往會以結吳好也政之不修務與戎狄親以資其力君子恥吳之會知魯之將

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王卒子惠王章立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陽生不稱公子而繫之齊猶稱齊小白鄭忽之義也衛侯

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則喜為衛侯弒矣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為陽生弒矣陽生實弒君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萬事理陽生之入而弒君也其誰使之然哉景公廢長立少以啟之也景公問政于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弒荼者陽生與朱毛又曷為書陳乞也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何如對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實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遂巡北面而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于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義見三年圍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義見三年伐曹

癸敬王三年七年晉定二十四齊悼公陽生元年衛出五蔡成三鄭聲十三曹陽十四陳閔十四杞僖十八宋景二十

九秦悼四楚惠五章元年吳夫差八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汪氏曰定十五年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而今宋侵之也是後各逞其殺伐之心九年宋

取鄭師于雍丘而十二年鄭又取宋師于岩矣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杜氏曰五年晉伐衛未服而今侵之也

夏公會吳于鄆鄆國昭四年魯取為邑高氏曰吳欲伯諸侯公先往會之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內書以來猶以歸也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



夜掠以其君來獻于毫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為是伐我齊為是取我謹及闞辱國亦正矣何以備書而不諱乎聖人道隆德大人有惡務去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益于邾是知其為惡去而不積也故書伐書入書以來而一不諱者欲見其能去惡也明此然後能好惡而無毀譽有以盡與人為善之道不明乎此而以毀譽亂好惡其能成人之善者鮮矣

宋人圍曹

義見三年伐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于是中國無伯而諸侯自相救矣經蓋惜其無伯而善其相救也至楚伐陳吳救陳伐救

皆蠻方而諸夏幾亡矣

甲敬王三年

八年

晉定二十五齊悼二衛出六蔡成四鄭聲十四曹陽十五國亡陳閔十五杞僖十九卒宋景三十秦悼五楚惠二

吳夫差九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刪詩于檜之卒篇曰傷天

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傷天下之無伯也此也然則此滅曹而不言滅何也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疆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大說之疆言霸于曹伯因背晉而奸宋宋伐之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不言滅猶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吳伐我

伐我皆書四鄙此不書四鄙何也吳為邾故與師來伐而受盟于城下也然則不書及吳盟何也諱之也來戰

于郎直書不諱盟吳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乃退師而盟于袁婁今魯未及虧而遽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使有華元國佐亦不至此矣故春秋深諱是盟以為後世謀國之臣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于侵削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謹及闞歸邾子益于邾

闞尺善反魯地在東平剛縣北義見上年以邾子益歸及下歸

謹及闞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過音戈。僖公卒。子閔公維立。

齊人歸讎及闞

齊何以取讎闞而旋歸也。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讎及闞。又請師于吳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君造惡而不悛則四鄰交侵其國土而不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讎及闞。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此遷善改過之大義。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正以公之能去其前愆而美之也。聖人之樂與人為善類此。如

乙敬王三十四年

九年

晉定二十六年齊悼三衛出七蔡成五鄭聲十五陳閔十六杞閔公維元年宋景三十一秦悼六楚惠

三吳夫差十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於勇反。雍丘宋地。今屬陳留郡。義見七年宋侵鄭。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義見定十五年鄭伐宋。

冬十月

丙敬王三十五年

十年

晉定二十七齊悼四卒衛出八蔡成六鄭聲十六陳閔十七杞閔二宋景三十二秦悼七楚惠四吳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按傳邾子無道吳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爲政而來奔也。夫其無道不可考。然奉其

子爲政而乃出奔且身爲魯俘而又來奔則其人之卑下亦可知矣。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悼公卒子簡公壬立。○左氏謂公會吳伐齊齊人弑

君以說于吳則經何以書卒。書卒明非弑也。左氏以迹附之也。夫魯入邾以其君來齊爲是取讎及闞如吳請師以討之矣。魯



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為是歸謹及闞且辭師于吳又變之正也吳人怒齊之辭也而反兵討邾且要魯伐齊乃吳以狄道自處非齊侯之過也即吳伐之齊人初非有咎君者勢亦未至覆我邦家也而何遂弒君以說于吳乎况吳徐承將率舟師自海入齊而齊人又敗之則其初不相說而齊大夫之非以君說吳亦明矣左氏徒因齊君暴卒以附之而不審其害經也故愚謹申臨川吳氏之論而歷辯之如此餘見襄七年鄭伯卒及昭元年楚子卒

夏宋人伐鄭

義見定十五年鄭伐宋

晉趙鞅帥師侵齊

高氏曰此蓋以齊率諸侯貳晉而討之也然趙鞅加兵于有喪之國異于士匄矣聖人勿

與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李氏曰彊蒯聩之黨也今歸衛從軌故十五年蒯聩入國彊復奔齊

薛伯夷卒

惠公卒繼立未詳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春秋惡首亂善解紛凡書救皆善也救在王室則罪侯國王人子爰

救衛是也救在遠服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小國則罪大邦鄭駟弘救曹是也救在外蕃則罪中夏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然則救多書君若卿否則書師書人吳雖蠻服亦楚匹也乃止如狄救吳之舉號而不得如楚救鄭之書卿與救衛之書人何也楚有令辟而莊王又以賢倡伯故經于楚多進詞吳為強宗而夫差惟以力爭雄故經于吳從降列考是役救陳者固季子也其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我請退以為子名可謂賢于人一等矣自非二國之治有得失何書公子貞救鄭而反不書公子札救陳乎

丁敬王三十有一年

晉定二十八齊簡公壬元年衛出九蔡成七已十六年鄭聲十七陳閔十八杞閔三宋景三十三秦

悼八楚惠五吳夫差十二

春秋哀公

卷二十二

十一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八年吳伐我。不書四鄙者。吳師及城而盟于城下也。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亦

書伐我何也。說命曰。惟干戈省厥躬。言當自反其縮不縮。而不繫乎人也。邾子齊之甥。魯入邾以邾子益來。齊人爲是取讎。及闔。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讎。及闔。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雖尚未臨城下。而不啻四面受敵于齊矣。其省致師之由。以示反求之義。大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傳謂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而奔也。許氏曰。書此爲人臣

附上以刻下。托公以營私者之戒。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獲齊國書

艾陵。齊地。齊魯交兵止。○戰不言伐。此言伐何也。薛氏曰。難言公之會吳戰齊。言會吳伐齊。則戰不言我

師。而會戰見矣。會伐齊。而戰以齊國書主之何也。李氏曰。吳之來伐。衆皆知其不可禦矣。不保民嚴守以義却之。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而求快于一朝之忿。師敗身獲。爲國大殃。故予以書而責之也。○家氏曰。兩年之間。書公會吳伐齊者二。責魯深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隱公卒。繼立未詳。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卽太叔疾也。按傳。孔文子以女妻疾。疾嬖其前妻之娣。文子奪其妻。疾又淫于外

州。外州人奪其軒而獻于公。疾恥是二者而奔也。

戊敬王三年十有二年

晉定二十九年。齊簡二。衛出十。蔡成八。鄭聲十。陳閔十九。杞閔四。宋景三十。秦悼九。楚惠

差十三。吳夫

春用田賦

何言乎用田賦也。譏重斂之益甚也。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于有若。而有若對以盍徹。蓋將救之也。而公乃謂

二猶不足如之。何其徹者是益欲剝民以奉上。而于君臣一體之義昏如矣。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其餘征不以加于田。周禮八貢九賦之制。總于冢宰。而散見于閭師。載師及凡一切掌財用之官。故國語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明田以外。自有賦里任力之財。用不可更于田中苛之也。今自宣公稅畝之後。民已困



于什二矣。猶不足而以田以外之賦用之于田，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也。春秋書曰：用田賦，其戒重斂虐民之害，而示人君以愛民裕國之道者深矣。汪氏曰：用田賦，蓋計田斂取民財以充軍賦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孔子語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正亦足矣。蓋以計正而出兵車，乃賦之常法，安可計田而又賦其財哉？觀哀公年饑，用不足，及二猶不足之言，則為斂財以足用，而非加師以足兵，可知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昭公之夫人，例應書夫人，書薨，今不書也。貶夫人以貶公，也。貶夫人以貶公，何也？孟子本吳女，姬姓，昭公諱取同姓，不稱孟姬而稱孟子，使若宋女者，然為是貶不稱夫人，不稱薨也。貶夫人而貶公在其中矣。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故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而袒免，殺同姓也。六世庶姓，別于上，戚單于下，昏姻似可以通矣。然綴以姓而弗別，合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于禮，欲結強吳以去私家，至取同姓以傷大義，禮之大本喪矣。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而司敗曰：君取于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不知禮乎？夫司敗不知夫子諱尊諱親之意，不足語也。然苟明春秋書孟子卒之意，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故曰：春秋

之文微而顯，婉而成章，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公會吳于橐臯

橐臯，吳地在淮南濉道縣東南。吳欲尋盟，公使子貢辭乃不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郟

郟，音云吳地，即發陽也。今廣陵安陽縣東南有發絲亭。此吳微會于衛而三

國因為盟也。其不書盟，何也？按左氏：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至是，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也。其不

宋向巢帥師伐鄭

傳云：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取宋鄭，間之隙地，若戈錫以居之。今伐取之也。

冬十有二月螽

前此書螽多矣。自十月朔，八月自冬，溯秋其于夏，正皆夏秋時也。若十二月，則于夏正為十月，其時

有年之嘉禾已收，即無年之稿禾亦盡矣。而猶有螽，則其災又豈但及于禾而已哉。

已敬王三十有三年

晉定三十，齊簡三，衛出十一，蔡成九，鄭聲十，未十八年。九，陳閔二十，杞閔五，宋景三十五，秦悼十，楚

惠七，吳夫，差十四。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岳音巖。義見定十五年鄭伐宋及去冬宋伐鄭

夏許男成卒

元公卒繼立未詳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衛地。書會晉侯及吳子者會兩伯之辭許吳以伯也吳為主不首

序者春秋內中國而外諸蠻先吳後晉則拂經而失序先晉後吳又失實而傳疑特書會晉侯及吳子順華戎中外之常經著盟會主客之實迹蓋聖經之義例即一字而釐然不紊矣夫定公以來晉失伯業不至會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又自稱大伯之後周室為長而聖人書法如此者蓋訓後世治中國御四譯之道也自漢宣用蕭傳之議位單于在諸侯王之上馴至唐祖稱臣突厥石晉父事契丹情欲保國經邦而顛倒冠履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宜深究而不可忽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高氏曰楚畏吳之強乘吳出會而伐陳也

於越入吳

吳自柏舉以來稱雄中國黃池之會爭主夏盟可謂盛矣而春秋一書於越敗吳兩書於越入吳蓋因事

垂戒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夫以德服人者心悅而服之以力者非心服也人亦以力勝之矣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爭長自謂莫敵也而越已入其國嗣是越不監而為楚滅楚不監而為秦滅秦又不監而為漢滅暨乎漢祖孝文綏之以德而天下乃定也然則有國家者苟舍德教而尚威力其能免于曾子致戒之義乎春秋先書於越入吳敗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垂戒不待貶絕而見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晉伯侵伐止此。高氏曰蒯聩在晉十二年晉不能討衛輒乃以范中行故而數與

師何耶李氏曰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讀昭定哀之春秋而知伯烈之衰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但言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舊稱吳越之應非義見文十四年



盜殺陳夏區夫

夏上聲區音謳○此徵舒之子孫猶執國政而盜殺之也春秋之末至于盜可殺其君卿大夫

而魯手時亦盜竊國柄雖廟器如寶玉大弓不能守也蓋世變于是極而所謂十世五世以至三世之理亦窮而當知所反矣

十有二月螽

見上年

庚敬王三十有四年

晉定三十一齊簡四衛出十二蔡成十鄭聲申十九年十二陳閔二十一杞閔六宋景三十六秦悼

十一楚惠八吳夫差十五

春西狩獲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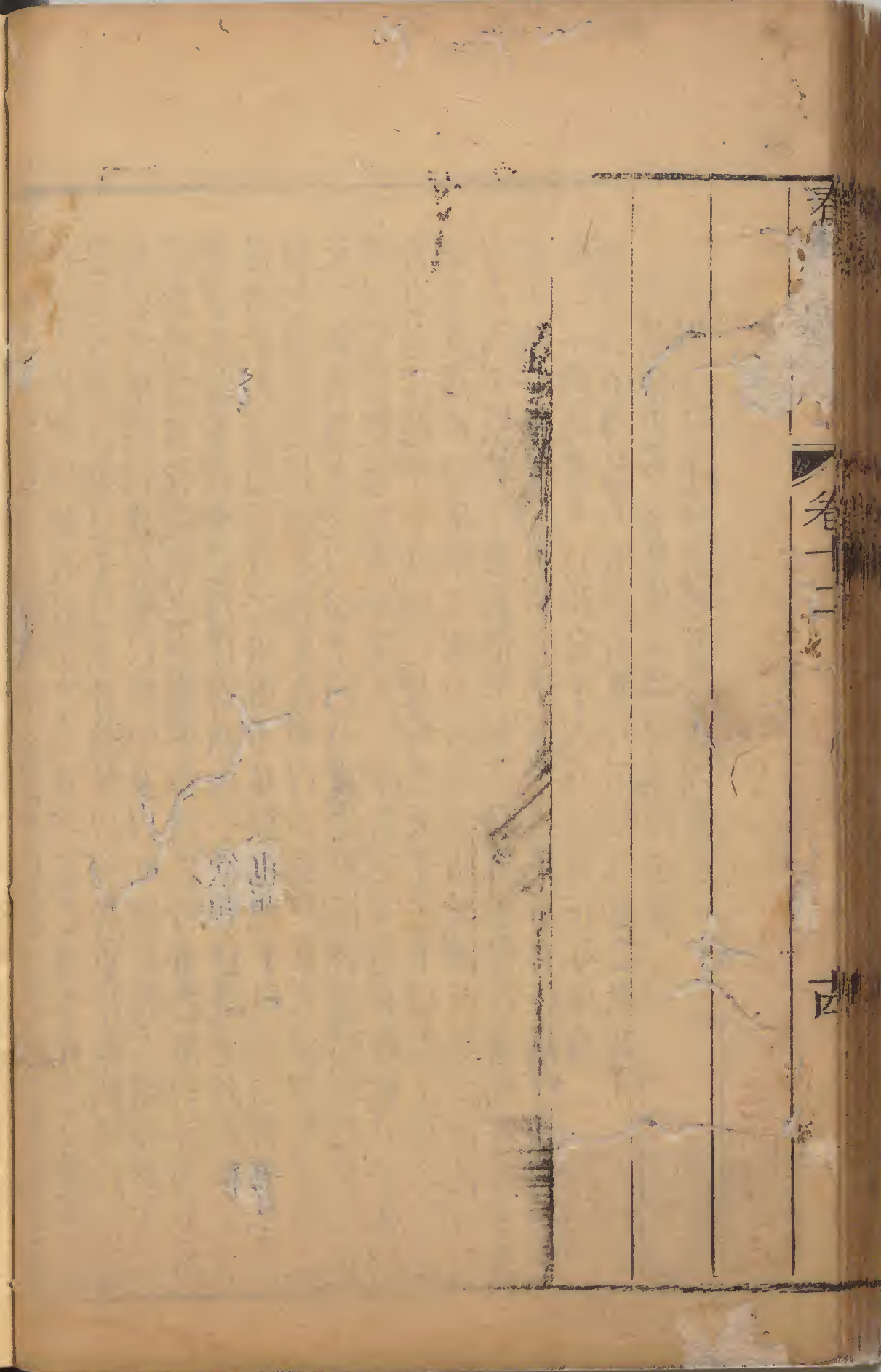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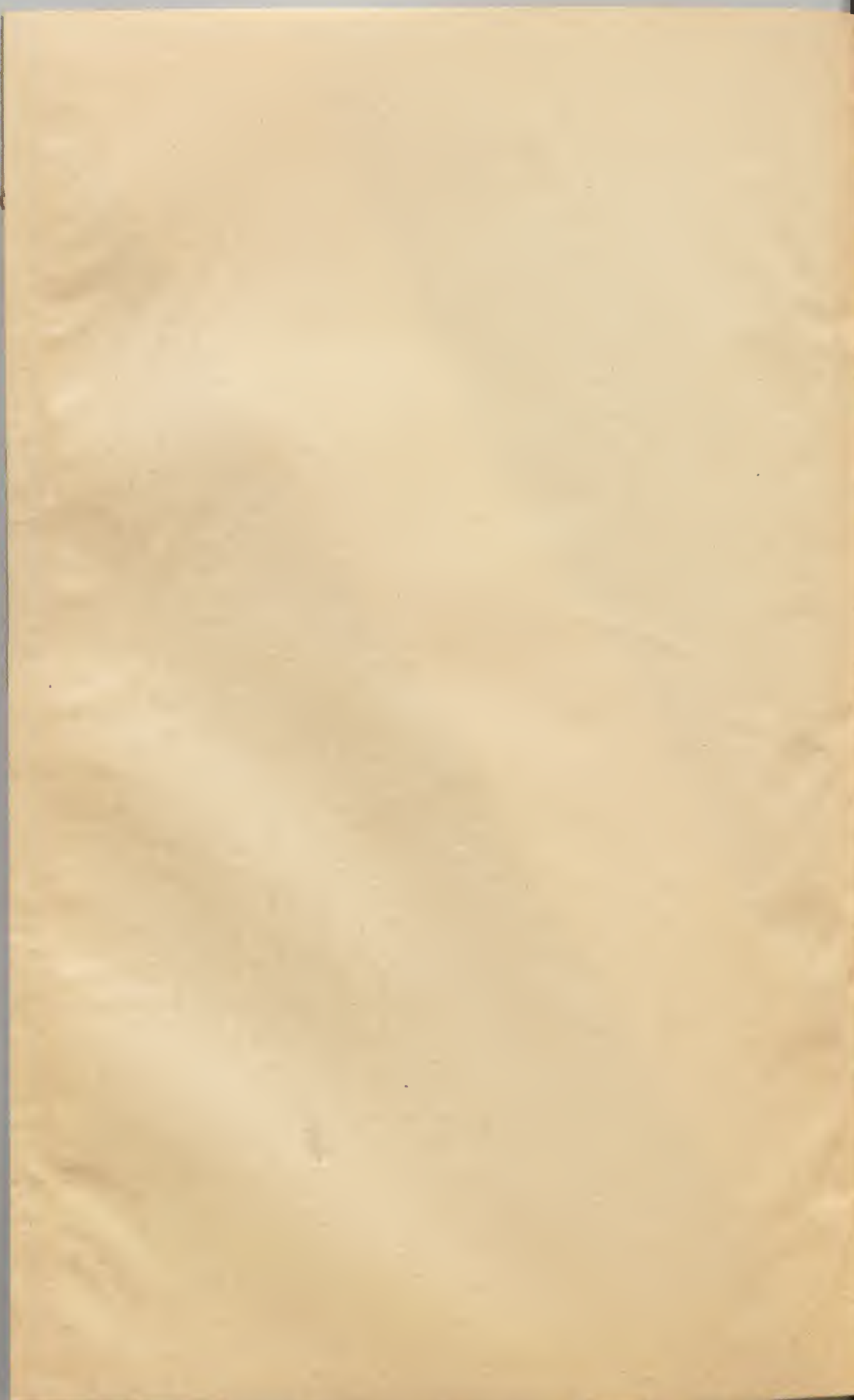
麟何以獲也虞樂作而鳳儀聖經成而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

天時馬出河而圖畫龜出洛而疇叙者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舜作樂而鳳儀孔成經而麟至者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羣聖易地皆然有見乎此者則曰感而畢應無見乎此者則曰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制作文成而麟見宜矣商王恭默思道而帝賚良弼周公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齊

君釋祝史之誅鬼神存信宋公出罪已之言熒惑退舍至于勇夫志士精誠所格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于行事者哉何以因魯史作春秋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而孔子作春秋則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是以作春秋也子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觀乎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是以約乎魯史也何以始隱終哀三綱淪九法斁而天下無復有王是以始乎隱公哀之時西狩獲麟莫之為而為者天莫之致而致者命聖人之于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以絕筆于獲麟也故春秋天子之事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于修齊治平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君子誠有樂乎此也由孔子至于孟子百有餘歲自是以來千數百年間其書未亡其出于人心者猶在考探遺經蓋有不得已焉者學者其可不察而忽之也哉

此胡傳也今按杜注感麟而作起獲麟則文止于所起也其說近理當參





春

卷十二

古



